



救亡戲劇

27

戰時讀物編譯社發行

陳文杰編

U
102123

27

救 亡 戲 劇

陳 文 杰 編

二十七年二月月初版

二十七年三月再版

戰時閱讀物編譯社發行

前言

戲劇對於促進抗敵救亡的力量之偉大，已是公認的事實。在過去，戲劇在喚起民衆工作上，完成了很大的任務；抗戰以後，各方更體認到戲劇的重要。但有一個困難問題，便是抗戰劇本的缺乏，以致後方戲劇運動未能普遍的展開。爲補救這個缺陷，故有本集的編印。

這集子裡所收集的幾篇，有幾個特點：一、全以抗敵救亡工作爲題材，大部還是根據抗戰後所發生的事實。二、劇情簡明生動，場面不大，易於上演，尤富於舞台效果。三、大部曾經各劇團上演過，並獲得了良好的效果。

現在，前線將士正在浴血抗戰，後方民衆以待普遍宣傳，編者希望本集中所收集幾齣劇本中的精神，能普遍的深入後方民衆的心坎中，激發起偉大的抗敵的情緒，一齊起來，保衛祖國，求得最後勝利！ 編者 一九三八，一，二一。

目 錄

前言

一 重逢

丁玲

二 黃浦月

宋之的

三 七·二八之夜

麗尼，董謀

四 羅店血戰

沈西岑

五 火海中的墓

凌鶴

重 逢

丁 玲

地點：一個剛被日本軍隊佔領後的小城

時間：抗戰中

人物：李白芝(女) 拏日軍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員

張大山(男) 抗日軍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員

王光仁 同上(以上三人均青年)

齊 新 同上(三十餘歲)

(均着老百姓裝)

山 本 (日本人) 日本軍第七十五渾特務部長

馬達明 二十六歲，特務科中之情報科長，(白芝之愛人，但已一年餘沒有見面)

日本衛兵甲、乙、丙

佈景：既而簡之日本特務科密室，為晉西內地旅舍之類，牆壁極陰暗，另一處懸黑布使室

中之空氣特別恐怖。台上左後有一小門，門前斜置一齊板床，右前方一門，遁走路
室中偏右方一點，置一方桌，桌上有一小洋燈。

開幕時

白芝靜睡床上，半分鐘後站起身環顧室中，在室中來回踱步作焦思狀，又趨至桌前

熄燭，拍桌，發憤不可忍耐。

白芝

我不能再留在這兒了，我要離開，我一定要逃走。（跑到小門邊輕輕的搖搖推推，失

望的又走了回來。）

白芝

不，我是走不了的。好，就讓我留在這兒（咬牙）讓我殺他兩個人也好，殺兩個人來

救命吧。我，我可真完結了，我死，多死我一個人，打什麼緊，只是……他們，他們

也許還在等我的回信。而且……該會有些發覺吧……（遠處有足聲傳來，白芝轉耳

細聽，又將至右門悄聽，足聲漸近，白回至室中打一圈，連聲自語鬼子來了！我不能

忍受，我一看見日本人，我的心就發氣，好像要炸開似的。我可以咬他，我要……

來了，來了，鬼子來了！（白芝急走到桌邊，裝着無事似的鎮靜的坐著。三衛兵，押強

、王、濟、三人上，三人均帶鎗，白芝膛目視之，無語。衛甲走至白前。）

衛甲

為什麼還不睡，支那姑娘，這點並不煩，是不是為級冷靜呢？（做得笑）

（白極力忍受，矚目注視室內的前方後，又昂頭怒視衛兵。）

衛乙 姑娘生氣了，別說了吧！

衛丙 走吧，山本部長馬上就要來了，要是聽見，又該出事了，走吧！走吧！

衛乙 他是一個疑心多的人。

衛甲 等着，不準動！死囚！支那豬！

（三人做不屑狀，出去時兼用目回視，台上稍靜後，白之念躍至三人前，熱淚迸流，用力握住王齊眼望張含淚。）

白 想不到我們還會再見！我以為這世不能看見你們了，誰知你們也到了這裏。只是太壞了，所以這見面也是我最不願意的！唉，你們怎麼也被他們弄來了？外面的情形到底怎樣了？快點告訴我一些吧！

張 外面的情形，真是不大好，他們殺人放火，姦淫擄掠不憚他，光說我們被捕的人也在不少，雖一點劉小妹李大個子都……全槍抽了！

王 南台那條街，小學校的酒攤北邊，都推滿了屍首，血腥臭充滿了一城，真不能看。也不忍看！

（白芝以手掩目，露極難過極憤恨之狀。）

齊 白芝你到底什麼時候被捉進來的？我們已經算是一整天了，啊，你還有運氣沒有……還有許多比你後來的人都犧牲了！這個事……爲什麼呢？

（白芝一下就鬆開了手，不安地又走動起來。）

難道你不相信我，你懷疑我麼，齊同志！

王 不，白芝你莫多心他，我們都絕對的相信你，譬如我們屋子被搜查，我們就不會疑心是你說的，雖說我們都決定你是被捕了。

張 是的，我們從來就沒有懷疑過你，我們總以爲你一定也像劉小妹他們一樣。不過我們實在忙的很，我不出時間爲這事難過，却是真的，但是我們的心裏總不舒服，好像有什麼壓着似的。

白 唉！我是願意死的，我不怕，但他們都不來殺我。我也準備了挨打受刑，我一定連一聲也不哼。但他們又不來，我可以咬他們幾口，那個山本是來過的，他可真機警，就不讓我近他。那樣子我真恨他，他們把我們關在這裏一天，又快一晚了，我就疑心，我已呆在這兒有十年了，我覺得我的血，就在脈管裏奔湧，也許甚麼時候就會爆炸開來的，我

的心在腔子裏亂跳，也許一下就會停止也說不定的。（齊坐在桌邊弄洋燭沉思，張王也拖着腳鉸走到桌邊坐下，白芝無奈的，也立擺去，面朝外。）

齊 那個什麼王八蛋的山本就要來了，時間也沒有好多了，（視門）讓我們商量商量吧，他帶我們來，無非還想從我們三人裏得點材料去，我們絕不會有一點希望的，我們絕不可上當，而他對待白芝呢，就有點不同，……白芝他們知道你的底細麼？

白 不大知道，我說是中學生。

齊 那末，你要堅持着，不要叫他看出我們的關係來。大山光顧我們絕對沒有希望的，也等等不到太陽再出來，我們就離開着人世了，可是白芝却……

白 你說什麼？爲了那一檔，你要平白地侮辱我？難道白芝是那樣無恥，甘心做亡國奴的人麼？你太看輕我了！

（說話時：露出萬分憤激。）

張 （對齊）白芝不是那樣的人，你不可以這種樣子說（對白）！白芝讓我們一塊兒勇敢的去死吧，你是好的模範，我到死也相信你敬重你，你是我的好同志。

（白芝用感激之色視張握張手。）

王（對齊）你不要這樣說了，這時候還說這些做什麼？

（對白）白芝你也不必多心，我們活著，就做工作，我們死，也不常。你看，自從廣瀨捕事件以來，北方與南方死了多多少少，死些人是沒有辦法的，只要保住國家不亡。

齊「這時還說這些做什麼！」就是因為到了這時候，才不能不來談一下呢！（注視白芝有笑意）我說你也許還有一點希望，並不是如同你想的那樣，說你現在是靠不住，我的意思是：第一，因為你漂亮，第二，你也可以被利用，替他們做點事。你們不曉得麼？日本人專喜歡弄這個玩藝，什麼玩藝，就是所謂「桃色間諜」。

白 該死！虧你想到，我不能做。

（氣走到台前後床邊）

王 還是可能的，可能的！不過白芝不是這種人，他，他怎麼肯呢？

齊 白芝可以做的，我們一定要逼他。既然你可以活動，那末，要去找死幹什麼？白芝！我們決定了，不准你死，只要你假投降，你怎麼樣？

（白芝又衝到他面前）

白 你瘋了，你簡直瘋了，你！你說些什麼話？要命投降，替日本人去做間諜，做偵探，幫

助他們做滅亡中國的事，我能嗎？我是那末沒有良心嗎？你狂了！你能說出那樣的話，你這個懦夫，一嚇就嚇到這樣頹頹倒倒！告訴你，白芝可以死一百次，也不會投降的！投降，給日本帝國主義做漢奸，做賣國賊，做狗去嗎？

（齊拖白芝至身邊，親熱的擁抱。）

齊 我統統了解，我懂得你。不過我們應該找機會活着，因為活着總可以替中國替人類做一點事，個人暫時受委曲，受一點罪，有什麼要緊呢？白芝你是好孩子，你聰明堅決，勇敢，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白芝無語躊躇深思狀。）

王 呀！是不是你要白芝假投降？

（台上均小心的注視門口）

王 我認為這意見……白芝你可以這樣做。

張 怕做不了。（聲音軟而猶豫望白芝。）

白 我做不了！（聲音硬而果決）

齊 做不了，做不了的時候最多也不過是犧牲，現在只問應不應該這樣。白芝拿出勇氣來吧

！咬齧牙齒，硬着肩膀，爲了國家的存亡，去忍受一切痛苦，你是中華的好女兒呀，轟，外邊已有聲音，有人來了，白芝，那邊去，坐在床上，不要叫我們，裝着不認識好了。去，快去！

白 我……我做不了。（聲音弱）

（白芝依着齊的命令，至床邊坐下，三人均用憐憫的眼光望她）

王 白芝，白芝努力呀，祝你成功，再見了！（遙遙舉手致敬）

（室外履聲雜亂）

齊 不要聾了，把臉轉過去！白芝，沒法活，沒法建立工作，留着最後的一口氣，也是因爲殺敵呀！好，大家不要啊！

白 我……我做不了……

（足聲已近，台上稍靜片刻，山本借一衛兵上，山本矜視台上數人，衛兵將三人抓起拖至一邊。）

山本 問這起狗，要活還是要死？要死呢容易，要活也容易。喊他說出幾個機關來，說隊伍往那兒走了多少人，多少槍，城裏有多少埋伏，……問呀！

衛甲 說呀！說呀！招來，不招，你！

（山本忽視白芝走到白前）

山本 姑娘！有人告訴我，這起人你都認識的，那末，現在我想請教你，這些反日分子是些什麼東西，這些搗蛋破壞我們大日本的。

（半响，白始勉強答話。）

白芝 我不懂，我不認識什麼是反日分子。

山本 你不懂，哼，好，讓我們以後再說吧？不過他們又告訴我，說你今天現在還沒吃飯呢！（轉臉向衛兵）來！你們這該死的東西，也不替我招待招待。（又轉臉向白）請原諒，原諒他們，我也得請你原諒，我實在太忙了。（哈欠）

（山本退至桌邊坐下，將腿跪在其側牆上，從口袋掏出烟來抽。）

山本 不，哼，打算我不清楚，在我山本的面前，就不必玩什麼花樣。（故意用目示意，望白芝）你也該打聽打聽，我山本不大不小也有一點名氣的呢？我這人喜歡的是痛快坦白，只要你們老老實實的告訴我，我要答應你們自由，就不會做，要是你心還願意留吞我這票，那末，七八十元一月的薪水也容易的很，有破獲還額外有賞。

強韋倒了，門開，衛兵甲丙同上，齊奔三人，一陣亂打，三人掙就速，山本得救，狂亂的叫。）

山本 反叛，該死狗，拖出去，活活的治死他們，快些帶走，（三兵連聲答應是，亂拖三人下，山本怒氣冲天，亦下。白芝無意識的在無人的舞台上，亦追至門邊。）

白 啊呀！齊……你們……

（外邊傳來抽打之聲）

擊 打呀！用力的抽！（白錯亂的又走回來）

白 啊呀！……

（被地下小刀所絆，倒地，注視地下，見刃，驚疑，拾刀，槍聲的：）

白 這是什麼刀？一把小刀，這個從什麼地方來的？真鋒利呀！太好了，這於我真太好了！

（外面傳來更大的抽打和嘆聲及喘息聲。）

白 我一定要報仇的，替你們，替……山本，山本看你還能逃脫我白芝的手？（白芝直衝至門口，欲衝出去，但門已被扣緊，白芝回至小門邊，亦不得。於是無主的立在室中。這時外邊忽然聽到大聲的喊：「抽地！」——抽地！——三啊！白芝憤極，促極力支持。）

白 齊同強張……你們……啊，我要幹你們的，我一定要一個人留在這裏，我寧設法

，我做……我要試一試，我可以的。白芝只要有勇氣，會出力量來吧！來胡負損觀
難的工作吧！你是不會投降的，但現在却不能不投降一子了！

（由外面傳來足音白急藏好小刀，奔至床上躺着。山本抽着烟進來）

山本 哼！到我這裏這鬼，這些不怕死的匪徒！

（白坐起稍視山本故做女嬌聲）

白 啊呀！

（山本不答，回頭看看）

白 幾乎把我發死了！

山本 真的嗎，姑娘？你看，你們這些人，再看看我們大日本這是誰兒誰不講理？本來我這

預備讓他們多活兩天，他們自己都不願意等。這些人真蠢，哈……姑娘，你可別糊

塗，你年紀青，你漂亮……支那人在我這裏的也就不少，慢慢的就可以懂得了。我

們大日本帝國對於那馴順的支那人民是寬容的，姑娘，你是明白人，在我面前還有什

麼隱瞞呢，聽說你同這些人有些計策呢！

白 長官，求你莫冤枉好人，看天父的面上，饒了我吧！我是甚貞女校的學生，天主堂是洋

人辦的。我會祈禱（跪下），主啊，我將聽你的命令，忍受一切。求你賜給我力量，幫助我，我將爲世上一切兇暴和罪惡贖罪。主啊，我永遠是你的，我永遠歸服於你，……

（站起）長官，我……：你不知道，當你們還沒有出城的時候，學校裏的人都逃走了，我的家住在那下，也不能回去只好我一個親戚，誰知他也走了，可不知道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憐我又一個人走回來，那個曉得你們就進了城。長官，求你饒了我吧，我心裡還有一個媽。啊呀，天父呀，幫助我，讓我害怕，啊呀，我怕呀……：長官！

山 （微笑）姑娘，別害怕，我出本是人。好姑娘，你多大了？

白 十九歲。

山 結婚了沒有？

白 不知道，（故作媚態）

山 （笑）不知道！……哈哈。姑娘，你那眼睛真美透了，支那人的眼睛都是這個樣子末

？哈哈，姑娘，帶你帶我一望。

白 我不。（但故意投去一眼。）

山 哈哈……（大聲向外）來一個人！（又向白）姑娘，你真有趣極了。（衛兵甲下）

山 看看馬科長在不在請他來一次。

衛甲 是（下）

山 你的名字我忘了，請你再告訴我，好麼：

白 李白芝。

山 「白芝」啊，多麼漂亮的名字！白芝姑娘，你不要急，大日本是最和愛的，不信，我請一個支那人同你談談，你就會明白的。支那人到這裏是享着同等的待遇的，白芝姑娘，你沒有到過日本吧！日本真好玩啊，那富士山那日比谷上野公園多麼美呀！姑娘要是你穿起大和服來，你就更出落得漂亮，秀麗，東京的舞女也沒有你那神風彩，白芝姑娘，做大日本特務部長的太太，不會有什麼辱沒你的吧！（輕薄的推弄她）

（白芝極力忍着，門口扣了三下。）

山 進來（馬達明上，白垂目）

馬 敬禮！部長有什麼吩咐？

（白聞聲飛馬認出是三年多未見面的愛人，駭急，苦痛萬分，手起塵簾，但極力掩飾）

着。轉過身去，不欲使馬看見。）

山 那些暗號查出來沒有？

馬 在查。

山 這裏有一個你們支那的姑娘，我想找你來和他談談，必驟像變得變得大日本是怎樣的寬大和愛。

馬 是。（看白芝後影一眼）

（山本竟到台前，輕聲與馬耳語，笑。）

馬 是……是……我明白……辦到就是……放心……在我身上。

山 好，我出去就來，姑娘，這位馬科長人很好，又是你們同國的人，你們談談吧，明天我再來看你。假如要什麼東西，叫他們給你辦，你儘管安心吧！

（山本下，馬徘徊室中，時望白芝，白芝欲語又止者數次。）

馬 姑娘，你來到這兒不多時光吧？（搭助的）

（白芝昂頭欲語，但又走往台後。）

馬 日本人我是清楚的！姑娘，人可以理想，有希望，可是幻想却總是使人失望的！

(白芝即至馬前昂首直立)

白 够了！科長！(馬審視之後認出白芝大驚)

馬 啊！……是你……

白 不敢當，你還認得我？

馬 啊！……白芝……(喜極欲擁抱，白跳開)

馬 啊！白芝(仍伸手，但已呈苦痛色。)

白 請你不用再叫我了，我只不過是一個俘虜，够不上同你說話，要割要殺請你下令就是了

馬 白芝暫且不說這些話了吧！你什麼時候來的？想不到……

白 想不到，我也想不到竟會在這兒碰着你了你是大日本的座上賓，我是階下囚，還有什麼話說？

馬 (稍等一下)自從你坐獄不久，我就知道這兒來了，我也沒有方法打听你的消息，但我時時都懷念着你了！啊！什麼時候你出來的，不是聽說要判五年徒刑的麼？(白芝爲往其所動，不覺嘆了一聲。)

馬 請你相信我，告訴我一點吧！唉！這一年多真把我想死了！我常常想到我們最後的那次

見面，你剛剛被押進囚車，我呢？從紙煙舖出來望着你，你的鎮靜和勇敢，把你的臉顯
得格外有光彩，但是我不能多看，我又轉進舖子裏去了，可是那時候我的心……（
白芝用手蒙臉，作愁苦狀。）

馬 白芝你到底什麼時候出來的，怎樣出來的？

白 今年三月被釋放出來的。

（馬又走攏去）

馬 都不敢希望能再看見你了，誰知……你，又是什麼時候到這兒來的呢？聽說你同這兒
的軍隊還有一點關係，是麼？

（白芝本已稍靜，但一聽到同他的關係，於是又跳了起來）

白 你打聽我麼？需問我嗎？我是不怕的，拖出去打靶得了！你盡管去告訴你的主人說我不
是一個本地的中學生，是一個反日份子，而且老早就的，去，去還功去！

（馬表示爲難，不知舉措，無可奈何的精神。）

馬 啊！原來你是這兒的一個中學生，而我呢！也剛從日本回來，一個留學生，哈……現

在又癱在一塊！真不算不巧了！

白（冷笑）太巧了！

馬 那麼，白芝我們就應該利用這個不容易得的機會呀！我就問你，你怎末來的！

白 難道你作科長的人還不知道麼？總之，是抓來的就得了！

馬 那末這三個人……

白 這三個人……啊……（極難受的樣子。）

馬 是一塊兒的麼？唉……我與早來一步也好點，你認識他們麼？

白 認識，爲什麼不認識？三個中國人，三個有良心的，有骨氣的，死在你們大日本帝國的手裏了！我親眼看見的什麼部長，科長，漢奸走狗，都跑來參加了這個慘殺，天呀！我一定要替他們報仇的，今天就是你們這些走狗的末日了！

（手去摸刀，但馬一下就握住了她的手）

馬 不要亂說，小聲一點，說這些話有什麼用呢？

白 你怕，我不怕，你這胆小的東西，你這懦夫！

馬 好，我就是懦夫吧！白芝請你……

白 想不到一年多沒有看見你，你就變到這步田地，啊！時間是這樣殘酷，要是過去不認識你，也好點，還是不相好也罷了，偏偏……啊！

馬 白芝感情放深刻點理性一點，請你了解我！

白 了解你，我了解從前的達明是誠實的聰明的努力的，但，現在……

馬 現在是誠實的，而且永遠都是……

白 鬼話！你還想騙人還想騙我……嬌的這種無恥的東西，還是應該讓他早點死，我不聽你那些花言巧語，我恨你，比恨一切賣國賊都厲害，我要你死，我不准你活……

（白芝手想拔刀，但門忽開，衛甲上。白又藏刀。）

衛甲 馬科長，時間不早了！天都快亮了。部長吩咐過的，不用多吵拔姑娘，她該休息休息了！

馬 我知道，你去告訴部長，我還有很多話要談一談，那些關於暗號的事。

衛甲 是。（下）（馬走至門前，將門關好）

馬 白之求你不用這麼生氣了，安靜一點，讓我們商量商量吧！

白 沒有事好同你商量。

馬 有，還在眼前的全是要緊的事，我問你，請你本心的答應我。你到底打算怎麼辦呢？

白 我麼？我沒有主意了，沒有你在這裏，我還有主意，你一來，簡直把我氣昏了！

馬 爲什麼？你是一個勇敢的女人，又是一個有理智的，你不應該這樣！那末，白芝還是讓我們合夥永遠做同志好麼？

白 放屁！

馬 白芝我不會害你的！我永遠都愛你，我一定要幫助你，尤其現在，你知道麼？那山本他對你頗有一點野心呢！本來照事實，日本人對待一個中國的女人是無須來客氣的，不過山本却很看得起你，要我徵求你的意見，自然，他還有一個日本老婆的。

白 請不用講下去。

馬 白芝你以爲我會幫他麼？你可以放心，我一定要救你出來，不過你無論如何得要答應幫助我的忙，在我這裏作事，我現在是這裏情報科的科長。

白 哼！好一個情報科長，好一個無恥的科長！我在這裏，替這補大日本帝國的女才處作事！奴才，你別作夢了！

馬 有個時候！白芝你不用固執了，我求你不用固執了，我求你，……慢慢的你就懂得！

白 看你這個樣子，啊！真氣死我了，我不能讓你再活在這個世界上了，你——

（白急抽刀刺下，馬不備，倒地，白神經緊張，昏絕。身離馬，馬宛轉地下，仰視白用平靜感激的目光，但稍含惡意。）

馬 好！白芝你殺得好！來；拿去！（馬從胸中拔刀還白）只是白芝你不用後悔！你實在作錯了。

（白芝見刀鬆極，不敢接，倒退。）

馬 不用怕，攏來吧！你不是剛作了你要作的事麼？你不是正殺了一個你恨的人麼？但是，白芝你攏來讓我告訴你。

白 證明我做了——

馬 你殺了一個日本的情報科長是對的，但你還殺了一個你的同志。自然這錯誤是怪不得你的，怪時間使我們分離，自從你坐牢後我就被派到這裏來，我們各在每一個世界，再也不會互相知道，可是天譴我們在這裏又碰到，我滿想把你看出來，你又的誰可以幫助我一些工作。我在這裏的帮手並不多，誰想到……（白芝猶豫的走到他面前）

白 難道你是在這裏作偵探的嗎？

馬 難道我同你講的話，你就一點也不明白麼？

白 那叫我那裏去明白，而且你……你講些什麼……（想像狀）

馬 白之這實在也不能怪你，環境是這樣，我的暗示只成爲白費了。不過，現在你該快樂些了，就是你的達明並沒有留給你恥辱，他是誠實的，永遠也是。他的心裏只有兩個東西，一個是祖國，一個是白芝……啊！我的白芝啊！我已經受傷了，也許不能同你一塊兒活下去了，你能……我要……你的手……

（白欲俯身，但仍猶豫懼怕）

馬 你還不相信我，你的心真硬啊！快來，解開這衣服吧！裏面口袋裏有地圖，祕密的，有文件，還有報告你拿去保存着莫丟了，很重要的啊。

白 （白解衣得物悶後瘋似的撲到他身邊接他。）天啊！我做了什麼事了，我怎麼這樣糊塗，我真該死！達明達明你爲什麼不早說，你爲什麼不早說呢？（白拉穿傷口，哭了。）

（馬伸身擁抱她）

馬 不要錯過，事已至此……

白 唉！我毀了我的愛人，我殺一位剛強有爲的男子漢！我毀壞了中華民族的動盪工作

，只是，我死了又有什麼用？又補償得到什麼呢？

馬 白芝你完全明白了吧！你不再恨我了吧？白芝我要……吻我一下吧！

白 我恨我自己（兩人接吻）

（馬又將白推開）

馬 褲子袋裏，去拿，還有兩把鑰匙是開這小門的啊！我幾乎忘了……

（白掏出匙）

白 達明我更昏了，我也快死了吧！

馬 不，你不能死，重要的事情正等着你在完成呢！快從後門出去，還有這小門，出去後是

小街，沒有哨兵的，轉一個灣，到廣元街三十八號敲四下門，趕快將東西交給一個老太

太，說是符號，記着莫忘了！

白 不能走，我不能丟棄你啊！達明你原諒我嗎？

馬 我原諒你。

白 你不會死麼？

馬 大半不會死。

白 我要你活着。

馬 我一定活着，白芝！傷並不重。（白芝站起後又蹲下）

白 我不能走，我不忍離開你……

馬 不行……白芝拿出勇氣來，你是有的，沒有多的時間了，你走吧！你是中華的好兒女，別了，再見，我親愛的，（門外已傳來足聲，馬示意要趕快走，白芝急的站起，將刀在地上拾起，刀沒入懷中……）

白 刀呀刀呀……我只望靠你殺幾個漢奸……誰知却殺了自己人。

馬 快點！來了，看外邊已經有些亮光了。（白站起離開馬）

白 建明我走了，你好好的保重自己，我祝福你，而且請你相信我，我這一生都將我最可愛的心情供給給你，愛你！

馬 好，好，快走，不，白芝希望能再見。（足聲已停門邊，白芝回顧數次後，始下決心。）

白 好！我走了！

馬 快走！（白芝在緊急扣門聲中，慢慢從小門裏走進去，時時回顧，作依依不捨之狀。）

馬（向她揚手，又垂下，搖搖頭。）啊！也好，我去休息了。人總是有今天的，……說

你好好的，呵！插！讓大夥兒踏過我的屍身衝向前進吧！
(頹然倒地下，啜氣。)

——幕急落——

黃 浦 月

宋之的

地：浦東三號碼頭。

時：夜九時。

人：禿頭阿三——水鬼，瘦骨嶙峋，四十餘歲。

朱阿七——水鬼，強壯，三十二歲。

沈地恭——前巡視察員。

中國兵——甲、乙、丙、丁……

日本中隊長。

日本兵——甲、乙、丙、丁……

便衣隊——甲、乙、丙、丁……

景：舞台右部碼頭，烟霧朦朧中可見停泊江面之日商烟囪及棧岸上陸太碼頭，燈光隱約，靠左部及台前設有麻袋等防禦工事。

開幕：開幕時極聲驟約可聞，空氣異常嚴肅，碼頭上荒涼無人。

半响：台後隱約傳來不成調的歌句，禿頭阿三身上背着鑿子，板斧及鋤子等上。他一面低低
的歌唱，一面就着酒壺喝酒，彷彿絲毫沒有感到戰爭的威脅。越唱越高興，竟然容聲

高歌起來了。（便衣隊甲、乙、丙……突然從麻袋後搶出）

便甲：站住！

（禿頭阿三突然吃了一驚，歌聲中途而截）

便乙：別動，你是誰？那一國人？

禿：我呀，請你看看我這一顆頭，一摸汗毛都沒有，人家都管叫我禿頭阿三，我自己可常
自比翻江鼠，今年三百六十日，總有三百天我是浸在水裏，道道地地的中國貨。

便丙：哦，你是個水鬼呀！

禿：不錯，被你給說齊咧。可是我委告訴你，我這個鬼跟他們那些鬼可不同，我這個鬼是
一肚子熱心腸，他們那些鬼可一肚子是壞心眼，比關王還兇，比判官還惡……

便甲：少說廢話，你怎麼到這兒來的？

禿：你怎麼到這兒來的？

甲：我？我們有事。

：我也有事！

便乙：你有什麼事？

秃：你有什麼事？

便丙：（冷不防把秃頭抓住）你是什麼人，漢奸還是探子，快說！

便甲：別管他，快搜搜。

便乙：搜！

秃：別忙，我有通行證。

便甲：在那兒？

秃：這兒，這兒。（指口袋）

便乙：（從口袋裏把通行証取出聽聽。看了一遍。）哦！你是。

秃：是的，是的，你看，現在你明白了。（便丙把秃頭放開，稍停，遠處有砲聲。）

便乙：真奇怪，砲聲越來越遠，大概是鬼子們真是快崩潰了！

甲：不，害怕。

便丙：害怕，學，你還沒有見過他們對老百姓那股兇勁呢！

便甲：只是對老百姓，對沒有武裝的老百姓，對沒有抵抗能力的殖民們，他們的……

秃：這話不假，前天哪，哦，是大前天，我從關北逃出來，我們一夥一女幫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邊躲槍彈，一邊往租界裏逃，逃着逃着，碰到幾個鬼子兵，看樣子是在前線吃了敗仗，逃下來的，本來已經不成樣子，可是一看見我們，那股勁就大了，用槍刺子這們一擡，跪在前面的就都倒下了。他奶奶個誰，有一個小孩子，嚇得一哭，他們便連小孩子也用槍給打了。那孩子才九歲，九歲呀，孩子的媽仆在孩子的身上，也不哭，也不動，就像跟孩子死了一樣，他奶奶個誰，祇這一事我秃頭也跟鬼子拚定了。

便乙：你什麼時候動手呵？

秃：動手嗎？也就快了！

便乙：你不怕嗎？

秃：怕，怕什麼？怕屋，我秃頭也看透了，日本鬼子打過來的時候，也絕不會因為我是老秃，就不要我的腦袋，到那時候，想活可就難了。趁着還沒被砍了頭，還留着這們一

口氣，我就得盡我的力量，我非把鬼子船通幾個窟窿不可！

便甲：好！老兄，有種！

便丙：連你們老百姓都這樣盡力，我們當軍人的非跟狗娘養的拚死命不可了！

便乙：對了，我們是除了拚命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什麼中口親善，共存共榮，狗屁！等到中

國人都做了日人的奴隸，還能說什麼親善嗎？

便丙：還能辦什麼共存共榮？

便甲：哼！

（禿頭東張西望）

便乙：你幹什麼？

禿：我望我一個同伴。

便甲：你們一共幾個人？

禿：八個人。有幾個在別碼頭下水，我跟一個朋友在這三號碼頭。

便丙：就算這三號碼頭離那幾條商船最近。

禿：可不是。可惜用雲梯跑了，要不然我倒看禿它，看它倒底怎樣？

便甲：你別小看這六條商船，海上商戰着幾萬包米呢。

便乙：幾十尊炮。

便丙：還有幾千鬼子兵呢。

便甲：並且，告訴你吧，老兄，他們還打算在今天夜裏登陸呢。

禿：登陸，他們就死了吧。我非讓他們全都餓了王八不可！

便丙：怎麼，你想把他們這六條商船全弄沉了嗎！

禿：不全弄沉，還給他們留下一條嗎？

便丙：不，老兄，我們的野心也不能過高，要是沒有全弄沉的力量，就弄沉一條兩條也是好的。我們能够毀掉敵人一條船就是減少敵人一份力量，我們就有一份勝利的把握。我們要穩紮穩打，得一步就進一步，那怕戰事延長到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不要緊，要勝利就該是真正的勝利，非得日本鬼子在中國的海岸絕了根，斷了種。

禿：你們不說鬼子要登陸嗎？要真的登了陸……

便甲：要對就把他們完全消滅！

禿：哦！（懷疑的四外張望）

便乙：你以為我們這幾個人力量不夠，是嗎？告訴你吧，這前前後後左左右右，沒有一處沒有我們的軍隊，只要他們一上來……

秃：（頓悟的）我曉得，我曉得！

便乙：可是你們那位朋友怎麼還不來呢？

秃：我也奇怪啦。

便丙：不會不來了把？

秃：不會，不會。我的這位夥計呀，別看他年紀輕，本領可比我大。這種本領啊，真是翻江搗海，比我強。你就是把他五花六綁，那個結結實實，扔在水裏，也淹不死他。翻在水裏可以住三天三夜，睜着眼睛可以看十丈遠近。你想，這些船還有活命呢？

（秃頭焦灼的向兩傍張望，大聲的吹着口哨。）

便乙：（厲聲的）別吹哨子！

（秃頭還沒有來得及停止，船上已經搶先的向岸上開了一排槍。）

便甲：秃快臥下，散開！

（秃頭與便友等均急忙躲藏背後，半天，秃頭探出頭來，慢慢的走出，船上又是一

持槍，頭又騷到麻袋後面。

（半天無動靜）

（衆人偷偷溜出）

禿：好險呀！

便丙：老大哥，這一點你可不行啊，在這種地方，千萬不能吹哨子。一吹哨子，鬼子就知道我們是打暗號的。

（稍靜，遠遠的有一個人偷偷的偷上）

便甲：站住，誰？

禿：（急忙招手）嘿，阿七，你怎樣才來呀？

阿七：禿禿！頭老哥，是你呀，可把我給嚇壞了！

禿：你可把我給急壞了。要是你再等一會兒不來我就吃悶飯了！

阿七：你就在這個地方等我嗎？

禿：是呀，我等你快兩個鐘頭了。

阿七：（把禿頭拉在一邊，低低的說）這地方可險透了，方才北來的時候，子彈在頭頂上晃

身的直挺，一個不留心，就得要了命。並且我方才聽人說，船底下還有雷網呢！

便丁：這位就是翻江搗海的英雄嗎？

便乙：不錯，就是他。你看，多高，多壯？

阿七：老大哥，你先別誇獎我，我以為……

禿：你以為事情在幹不在說是不是？就憑你們年輕人這份精神，也不會亡國呀！

便丙：方才我聽這位大哥說，你先生能在水裏住三天三夜，真好本領！

阿七：不敢當，不過我覺得……

禿：你覺得我們現在到幹的時候呀，是不是？好就幹吧。我禿頭沒有別的，年紀大點總要

走在你們年輕人前面，要死我先死，留下你們年輕人好多活幾天，讓我先來……

阿七：不！我……

禿：你還要搶先嗎？有種，老大哥讓給你！

便乙：你老兄真不愧是我們中國人。

阿七：不，不是這個意思，鬼子們的船底下有雷網呢。

禿：就是有雷網我們也要拚他一拚呀。

便丙：對呀！我們在滿洲的弟兄們也全部抱着拚死命的意思，儘管鬼子們的大砲在轟，儘管鬼子們的機關槍在掃射，我們照樣的衝鋒。你死了，還有我，我死了，還有他，他死了，還有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我們非把鬼子趕出中國不可，非踏平鬼子的狗窩不可，就是四萬萬五千萬人都死光，總也要逼得他們不能安靜！

禿：好，老弟。你說得好，你說得好，等到鬼子趕出了中國的時候，老哥請你喝一鐘，喝一鐘！

阿七：可是人家有電綫呀！

禿：有電綫你怎麼知道？

阿七：我聽說。

便甲：怕不一定吧。我們在沒有打的時候，也聽得鬼子的大砲聲撲撲聲轟轟聲，聽得鬼子們的兇，其實呢，全是漢奸造謠，全是狗屁。

阿七：這可不一定！

禿：（發急的）阿七，你是真的還是假的？

阿七：怎麼？

禿：你要是真的害怕，我禿頭就先跟你拚命！

阿七：我倒不是怕，我是有點……

禿：有點什麼？

便乙：（調解的）這位老兄，你是給漢奸騙了。鬼子們頂沒種，你越怕他，他就越欺負你。你要一打他，他就要給你磕頭。他們倒是有大礙，可是，只會無目的的亂轟，他們倒是有飛機，可是却只會在于米以上的天空飛，他們沒有一個不怕打仗的，我們呢，沒有一個不想拚命的，只有漢奸，才怕鬼子。鬼子有什麼可怕的？這不是一個頭兩個眼睛嗎？

禿：對，老弟，你說的對，你說的對。那麼，你說你剛才說的「有點什麼」？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說，你說。

阿七：（吞吞吐吐的）我是有點……老大哥，你是知道我的。

禿：（賭氣的）我一點也不知道！

阿七：不，你知道

禿：奇怪，你心裏的事，我怎麼知道？

阿七：你想……

禿：想什麼……

阿七：你的……

禿：我的什麼？

阿七：你的弟媳婦。

便乙：（不屑的）嚀！

阿七：你的弟媳婦，她……哦，我簡直不敢想。

禿：怎麼，難道是他不教你幹這件事嗎？

阿七：這件事？不，不，我始終也沒敢告訴她，我怕她知道了難過。方才我出來的時候，她追着我直問，你到那兒去，你到那兒去，我不過害怕的那個樣子，我就也害怕起來了。

便丙：真是豈有此理！

阿七：我知道你們要笑話我的，可是我，我……

禿：你中途變卦了？

阿七：萬一我這一下去死在水裏不來上，你這誰會照顧，誰會照顧？我們結婚才五個月，況且又有了孕。

禿：那更好了，你就是死了也有孩子了。

阿七：不，不，我要死了，孩子生下來會管別人叫爹爹的。

禿：（氣憤的）所以你想現在寧肯自己管鬼子叫爸爸了，是不是？

阿七：（激動的）瞎說，我阿七也不是歹種，我阿七也恨鬼子……

禿：分明是個潑包，還不是歹種。

便甲：朋友你想想看，我們在前線作戰的軍人，那一個沒有家，那一個沒有老婆孩子，在前線上慘死的老百姓，又那一個沒有家，那一個沒有老婆孩子？在東四省，在北平，在天津，那些已經被鬼子宰割的土地上，千百萬的同胞，又那一個沒有家，沒有老婆孩子？難道你的老婆孩子就這樣不值錢嗎？你的老婆難道不可以跟你一道上火線嗎？等到鬼子真打到你的家的時候，你的家還保的住嗎？你的老婆還保的住嗎？

禿：對呀，是呀，我們這八個人裏面難道就你有個媳婦嗎？

便乙：朋友，放明白點，我們中華民族的復興是要我們中華民族自己的血才會換來的！

秀： 跟這種漢包謬什麼。我以前白抬舉你了。算陪眼，我走了，你回家抱媳婦去吧！

（他急忙的跳到水中，阿七始終一驚不發，彷彿內心激動得很厲害，這時忽然大呼：「等等我！」）

便乙： 怎麼，你想開了嗎？

便丙： （指江中的船）你們看船在動了！

便甲： 鬼子們已經在準備了，我們躲開吧！

（三人欲下）

阿七： 等一等，

便乙： 哦！

阿七： （沉重的）我也要去了。

便乙等……

阿七： 要是我死在水底下，請你們千萬到我家裏去送一封信……就說……我已經……我住在

周家嘴十六號……我的媳婦叫……叫阿桂。

便甲： 好朋友，放心吧，要是今天這一仗打下來，我們還活著，我們一定把信給你帶到！

阿七：（欲下又止）還有，還有……四叫阿桂，（躍入水中）

（四人稍靜）

便甲：你們看，當中那一葉往這邊滾來了，弟兄們，我們等齊給吧！

便乙：我們一定再捉幾個活的。

（三人下）

（稍停，一日兵隊長攜四日兵以鬼祟的上）

日兵甲：還好，這兒什麼人也沒有。

隊長（向日兵甲）：喂，你去看看，前面有中國軍隊沒有？

日兵甲：（猶豫不前，終向日兵乙）：喂，你去看看，前面有中國軍隊沒有？

日兵乙（更爲恐懼向日兵丙）：喂！你去吧，看看有中國軍隊沒有？

日兵丙：（向前走了兩步，終於莫名其妙地退回來向日兵丁）：還是你去吧！我給你巡風！

日兵丁：（嚇得不知所措）我……我……

隊長：（大怒）混蛋，難道還要我去嗎？你們四個都去罷我……我一個人給你們巡風！

（四兵無奈的走向前去，一會兒就抱着一把汗跑回來。）

隊長：（作一個要跑的姿勢）怎麼了？

日兵甲：前面一個敵人也沒有！

隊長：（立刻威嚴的）我早知道一個敵人也沒有，沒有道理，中國兵看見我們來，都嚇跑了，好，現在我們可以回去交差了。

日兵丁：可是隊長，我不懂，我們從東京動身的時候，不是說帝國軍隊已經佔領了上海，我們是來接防的嗎？

隊長：所以中國兵才一個也沒有。

日兵丁：那時候上面有命令說，中國兵已經退用上海了。

隊長：可是他們也會……

日兵丙：難道是又反攻回來了嗎？

隊長：胡說，帝國軍隊佔領了的地方，中國軍隊還能攻進來嗎？

日兵乙：那麼為什麼？——

隊長：沒有為什麼！不准亂開槍。

日兵乙：是！

剿 匪 亡 救

隊長：不過！我也，點奇怪，一向以為不值一擊的東西，這次彷彿也利害起來了！

日兵丁：我們就是想請隊長說明——

隊長：我不說，這是策略的問題，策略，懂嗎？

日兵丁：……

隊長：帝國天皇是沒有錯的。佔領中國是我們的職責！別的，我們什麼都不准管，信賴天皇

，這是我們的義務。

日兵丁：是！

隊長：（突然大驚）那是什麼東西？

日兵甲：（也吃了一驚）彷彿有人在動？

日兵乙：達到我們面前來了！

隊長：（恐怖的）臥下，趕快向菩薩祈禱！（大家均臥下祈禱）

隊長：退！

（大家向岸邊退）

隊長：彷彿有槍子響！

日兵丁：（站起來）隊長，什麼也沒有！

隊長：（驚異的）啊！

日兵丁：四面都很安靜，的確什麼也沒有。

隊長：（也慢慢地站起來）果然，果然，誰著誰保佑了（突然嚴厲的）方才是你們誰起頭的

日兵丁：是隊長！

隊長：混蛋了怎麼是我？分明是你！

日兵丁：（向甲）是他！

日兵甲：我……我？

隊長：這簡直是我對帝國軍人的恥辱！

（大家應「是」！）

隊長：（神氣的）週圍都很安靜，二個中國軍人也沒有，帝國軍隊可以快快活活地登陸了。

好，陸隊！

（衆人應「是」！）

(四兵殿後，隊長當前，齊下)

(台上靜寂)

(從北四川路一帶傳來稀薄的槍炮聲。)

(便衣甲啓一巡視員上)

便甲：他們兩個人都是從這兒下去的！

巡：大約在什麼時候？

便甲：半點鐘以前！

巡：那麼也是時候了。

便甲：恩！

甲：聽說二二八的時候，十九路軍也沾過他們的光的，可見大家齊心，集中全力，人力也可以戰勝機械的！

便甲：是的！

巡：今天晚上日本兵一定會上岸的，大家都不准鬆懈妄動，大家都不準多發一槍一彈，要安心對埋伏着，等到信號一響，不准一個後退，大家要一鼓作氣，把他們消滅！

便甲：是！

巡：信號你們已經曉得了吧！

便甲：曉得了。

巡：就是三發重砲，只要聽見自己陣地裡三發砲響，接着三發衝鋒號，大家就要立刻把敵人包圍。

便甲：實際上，他們已經在我們的包圍裏了。

巡：可是他們自己還以為很聰明呢！你看他們的船上，一點燈火也沒有，好像很機密的樣子

便甲：你看，鬼子的船又動了（望）

巡：他們也該勸了。

便甲：彷彿給身搔癢。

巡：（緊急地）大概是我們的水鬼得手了吧！

甲：一定是，一定是。船上鬧起來了！

（船上一陣鼓噪聲）

救亡劇

(稍停即寂)

甲：怎麼？

巡：(始終在用望遠鏡瞭望)不，他們在忙着搬運東西，船身漸漸下沉了……啊……那是

什麼？

甲：什麼？

巡：有一個人被捉了！

甲：我看！

巡：(把望遠鏡給他)

甲：這是那個粗心媳婦的人，

巡：怎麼！

甲：他沒有決心！

巡：你的意思是，是他會不忠於他的職務，把他的見聞出賣嗎？

甲：說不定。

巡：(無語，台上沉靜)

(這時江中突有一重砲轟聲)

甲：他們開砲了。

巡：啊！他很堅決，不愧一個中國人！

甲：怎麼？

巡：你看，他們不是用重砲作掩護，預備登陸了嗎？

(又一砲，以後陸續不斷，)

巡：散開，記住，等信號。

(巡哨兵，迅速跑下)

(又一聲砲聲)

(船上鼓噪聲)

(許多日兵持槍衝過)

(中隊長和日兵甲乙丙丁擁阿七上。阿七已遍體鱗傷)

隊長：前面有沒有中國兵？

阿七：.....

救 亡 錢 劇

隊長：把他綁在這根路燈上？

（日兵把阿七綁上）

長：給我狠狠地打！

（日兵甲，以鞭抽阿七，阿七痛喊，至十數下的時候，隊長把阿七止住）

長：你難道不想嗎？

阿七：（閉目不語）

長：你難道，不想你的老婆嗎？

阿七：（突然睜開眼睛，掙扎）

長：（有意的）你的老婆也許很漂亮呢！

阿七：（慘痛的）啊！阿桂！阿桂！

長：你說呀！說呀！

阿七：.....

長：（大怒）打死他！

（日兵甲，舉鞭抽了兩下）

(許多日兵衝過)

長：你看，我們帝國軍人的威風！說上岸，一點阻礙也沒有，你還不覺悟？

日兵甲：打死他算了。(方果鞭欲打)

日丁：隊長，你看五號船怎麼了？(五號船下沉了起來)

長：怎麼着火了？

日丙：着火了。

(船上大風)

(火燃燒)

阿七：(含笑)噫！也叫你們看看中國軍隊的威風！

長：(拔出手槍方欲擊)跑過來。

(遠處一聲砲響)

長：(一驚)那兒砲響？(又一聲)

日甲：(惶恐的)又一下。

(又一聲)

尉 艦 亡 救

甲丁：又一下！

（衝鋒鎗響起）

兵：怎麼？糟糕，中國軍隊來了。

（四面八方喊殺聲又起）

（機關槍掃射）

（日本兵狼狽退回）

甲甲：糟糕，中計了！

（日兵哭號聲）

日乙：媽呀！

（日兵在機槍掃射下有死傷）

日兵將官：下船，下船。

（日兵搶先下船，有落水者）

（隊長及日兵，甲乙丙丁上）

長官：（焦急的）船燒了！

日甲：媽呀！

（突然日兵皆大驚喪呆）

（船上燃燒甚烈）

（船上人語「船漏了」，「天呀」

「菩薩保佑啊！」

「媽呀！」

「火，火？」

（船越沉越下）

長：我們怎麼辦呢？

日甲：躲開！躲開！

（又一陣機槍掃射）

日乙：中國兵來了！

（日兵均舉砲）「中國軍隊上……」

便甲：鬼子都死絕了嗎？

劇 終 亡 救

兵甲：搜搜看。

日兵乙：還有二條船沒沉呢！

便乙：讓我來。（他奮的一聲，擊中船桅，太陽旗墮下）

兵甲：我們撕掉他們的太陽旗。（衆人把太陽旗撕碎）

兵乙：我們搜他們鬼子兵！

衆人：「搜，搜，搜！」

便乙：（見阿七）喂，這不是——（呼喚）朋友，朋友！

便甲：（趕緊把他放下）喂，朋友，朋友，你真的要讓我們去給你的愛妻送信嗎？

阿七：（漸漸醒來）

便丙：怎麼樣？

阿七：（突然站起）我們醒了嗎？

便乙：日本兵已經逃跑了。

阿七：好，好！

（這時中國兵，機隊長及日兵上，隊長帶戰陣鼓聲的）

(一齊跪下碰頭如搗蒜)

長：中國老爺鶴命吧！

衆日兵：鶴命吧！

阿七：哈哈，這就是你們帝國軍隊的威風哩？

兵甲：弟兄們，描準。

(衆兵，一齊向日兵描準，)

(衆日兵變頭，「鶴命吧，」)

兵甲：預備

(衆兵一齊上槍)

(巡視員從人羣中躍出)

巡：弟兄們，不准放。

兵：大老爺，鶴命吧！

巡：弟兄們，把他們全帶到司令部去！

衆人：是，是！

救亡劇

長：中國老爺，聽命吧！

日甲：我們都受了騙了。

日丁：我們並不要打戰。（牽下）

（兩水鬼從水中出）

禿頭：諸位弟兄，鬼子的船全沉了，船上還有一船大米，大家去搬米呀！

阿七：（激昂的）搬米去呀，搬米去呀！（羣衆擁下。）

（這時台上突出一木板）上書紅字！

1.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2. 「反對侵略戰爭！」

3. 「不怕敵，不輕敵，才有真正的勝利！」

4. 「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保衛祖國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5. 「最後關頭，人人都應抱有犧牲的決心！」

6. 「我們要展開全面戰，持久戰，把日本強盜趕出中國！」

7. 「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七塊木板把右的下部蓋滿了。日輪冉冉；，昏天白日，漸漸起，聲聲敲聲揚揚)

——幕落——

七·二八之夜

羅尼·荒煤

學生周，俞（女），陳，狄，易，傷兵。

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深夜三時左右。

北平某大學學生會辦公室。

是深夜的時候，但是，學生會的工作仍然異常緊張。在左側，有寫字檯，上面擺着檯燈和文件；左邊的牆上，掛着華北形勢圖，這是爲了隨時參考所必須的。右側，有一張長的沙發，爲了工作疲倦的人可以隨時休息。靠後壁，有書架，裏面擺着參考的書籍和文件，一個圓桌立在室中，上面有油印機，已印好的傳單以及零碎的紙張，隨地散佈。窗扉着；門通向後面的宿舍——從門和窗裏，可以隱約地看見宿舍裏殘餘的燈火。

暮啓。學生周和俞傍着圓桌，在印着油印；陳躺在沙發上；狄伏在寫字檯上寫着紙紙。他們全部有着疲乏的臉色，尤其是陳；他躺在那裏，似乎一點也不動。工作和不眠使

們疲倦，但是，另一種力量却使他們全部異常興奮。

舞台，是沈寂的，祇不時有遠遠的摩擦伴著室內的鉄筆和銅板的碰擊聲，以及油印筒在蠟紙上的嘶嘶聲。

周（一個修長的青年，有著長而修整的臉面，活潑而愉快的精神，但是，現在，他已經疲倦了，不時現出一種倦怠而沈思的表情來。他無精打彩地推了一下油印筒，不自主地打了一個呵欠）呵——

俞（這是一個約莫二十歲的姑娘，在平日，也許是一個小姐，但是在這時候，却和許多另外的女性一樣，變成勇敢的了，在她底眉裏閃著溫柔，同時也蘊蓄著堅決。她隨時想盡辦法力量做一點事情——如果不能，至少也希望能盡一點力量給那些能作事的一點安慰）怎麼着，老周，就累了嗎？

周（仍然無精打彩地）累？沒有的事，可是，怎麼回事，今兒晚上，真有點兒什麼的……是的，這兩天大家也真够累的了，每晚都沒有好睡。可是，要跟前排的弟兄們比較起來，那也算不了什麼。今兒咱們想勞傷兵的時候，你沒有話說嗎？他們弟兄們多少晚上沒有睡覺，還一直衝到了舞台呢。

周對，不渴睡了！（拍一下自己底頭）決不渴睡了！（撥簪）今天是什麼時候了！我們英勇的弟兄們，在一天之內，就收復了豐台，廊坊，和通州！（拿起一張印的宣言來）聽，咱們底宣言；「親愛的同胞們，勝利就在我們底眼前！今天，我們收復了豐台，廊坊，和冀東，明天，我們要收復整個的失地——」（向狄），喂，老狄，要是我們果真把東北收回了，你會馬上就回老家去嗎？

狄（正在寫着鋼板，聽到招呼，把頭抬了起來。這也許並不是一個十分能幹的人，但是，却有着那一分沈澁而穩重的氣質，不會輕於下斷定，也不是沒有主見的人；尊重別人的意見，同時，也尊重自己的意見，因此他成了學生會底靈魂。），當然回去的；可是，這會兒，我還沒有那麼穩妥的希望，也沒有想到那麼遠的事情。

周沒想到？可是，我們底老陳可與喬得妻發狂啦。今兒聽說收復了豐台，就整整狂了一整晚，這會兒該睡着了吧？

陳誰睡着了？（他從沙發上掙扎了起來——疲乏和興奮，同時表現在他那蒼白色的臉上。這臉色，配着那現着血絲的眼睛，使人一見就知道這是個熱情的，甚至神經質的青年。）咱們安住在北平的人，哪兒知道我們東北人是多麼懷念着家鄉！家鄉給蹂躪了，家鄉裏的

人們，不知道是過的怎樣的生活。你可知道，我們底家鄉是多麼美麗的地方！（開始低聲哼着「松花江上，聲音漸高，地漸漸地地爲更悲憤的：「……哪，哪，哪，纔能够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俞 那麼悲傷幹什麼？你瞧，像咱們弟兄們這麼英勇地幹，不是過不了幾天就可以打到東北，打回你們底老家去嗎？

陳 是的，過不了幾天。可是，我總像做夢似的，不能相信。一想到我還能回去，回到我那失去了六年的家鄉去，我真會馬上發狂啦！那時候我首先就要回到我那可愛的家鄉——

周 你底家在哪兒？

陳 家？（神遊地）家在白山黑水間，家門口，有那麼青的山，那麼綠的水；山頂上有那麼白的雲和積雪，山腳下有那麼白的羊羣和蒼鬱的樹木……

周 老陳又作詩啦。

陳 （繼續神遊地）我可以再見到我底親人，我小時候的朋友，我可以再來握我妹妹的手，到山坡上，森林裏去玩兒去了。我妹妹多麼可愛！分別了六年，現在該有這麼高，不，該這麼高，不，該跟我這樣高啦，我一見到她，我被把心怎麼地攪和，……（搖幌着，作着

擁抱的姿勢。)

衆 陳，你安靜一點兒罷，你太興奮了。

陳 不，我不能不興奮。六年了，快整整的六年了！逃亡的人，最受着怎樣痛苦，留在家裏的，是受着怎樣的羞辱；蹂躪，搥打，剝削，屠殺，不能想，不能……(狂熱)可是，現在可好啦！我們可以回家去啦！什麼苦痛，什麼屈辱，全完啦！我們底日子到啦！

狄 老陳，你該去睡啦，你需要休息。

陳 不，我不能睡，我怎麼能睡？

周 你去睡一睡罷，明兒我們底事情還多着呢。

衆 是的，陳，你也是去睡一睡罷，你細你底臉多麼蒼白。

陳 不，我不能睡！這不是我們睡覺的時候！(炮聲忽然發響，隨即低沉下去)聽！這是什麼聲音？這是中華民族解放的信號，這是我們打回東北去的時候，這是我們回老家去的時候了！(向狄)走，老狄，咱們走，咱們倆回老家去。

狄 (堅決地)這是睡覺的時候，走，我們回宿舍去。(強制地拖著陳，向着門邊去。)

衆 老狄，你也去睡嗎？

狄 我一會兒就回來的。那兒寫好的報紙，請你們接著印下去罷。

（狄強迫着張同下；「松花江上」的歌聲，慢慢地向着宿舍那一方面消逝去。）

（舞台一時變成完全的沈寂。在一陣興奮之後，這突臨的沈寂使留宿的人感到寂寞。他們把狄所寫的報紙拿過來，套到油印機上，靜寂的而且緩慢地，繼續他們底工作。）

周 老陳太熱情了。

俞（因為糾纏的場面，感到了憂鬱）是的，可是，也沒有法子讓他不要。我常常想，如果我們底北平也敢敵人奪了去，咱們也逃亡到了別的地方那時，我們也會一樣，記着我們底北平，我們生長在這兒的北平的地？

周（搖頭，表示那情形是不堪設想的）是。

俞 那時候我們會怎麼辦呢！

周（也感到「憂鬱」怎麼辦？）

（沈默。沈默使人感覺着空虛和窒息。）

周（想打破沈默）什麼時候了？

俞（看看手錶）三點半。快天亮了。（忽然想起）呵！我們懸勞傷兵，什麼時候出發？

刻 戲 亡 教

周 大清早。

爺 那麼，今晚又不用睡覺啦。

周 可不是。

（沈默。在沈默裏，各人想着各人底事情。）

爺 真的，我明兒一定得住到傷兵醫院去。在這兒我什麼事也不會做。

周 誰說的？我們爺小姐該多麼能幹，又負責，又熱烈。我們學生會得少得了你嗎？
爺 得了吧，你老愛來這麼一套。

（沈默。）

周 （如有所失地）怎麼這麼靜？

爺 （另有所思地）嚶，這麼靜。

周 大家全睡啦。

爺 全睡啦。

（沈默。）

周 怎麼老不聽見砲响呢？

俞 剛纔不還門着嗎？

周 可是好一會兒不聽見了。

俞 也許是把日本鬼子趕跑了呢？

周 (沈吟) 噫，也許。

(沈默。)

俞 (我話頭) 聽說蔣委員長已經到了保定，是嗎？

周 沒說明兒有四十架中央飛機到北方助戰呢。

俞 (驚喜) 真的嗎？(鼓掌) 那可好極了！

(傷兵左手綁着绷帶，從門口輕輕地推門上來。他是在前線負傷回來的，住在這學校宿舍裏的傷兵醫院裏，可是，今晚上，他不能躺在自己底床上，他要再上前線去——)

俞 (看見傷兵，高興地) 啊，劉同志，你夾得真好，告訴你一個好的消息：蔣委員長已經

到了保定，明兒還有四十架中央飛機到北方來助戰呢！

傷兵 (從撲索的險況中不可抑止的驚喜來) 是的嗎？好極了！告訴你們，我們住在前線宿舍裏的弟兄們，今兒全要再上前線去！

周 住在我們宿舍裏的傷兵同志們全要再上前線？

傷兵 是的。

俞 上前線？劉同志，你底傷不是還沒有好嗎？

傷兵 傷？（抬一抬自己受傷的手）這點傷算什麼？（拍一拍傷處）不算什麼。行！行！我們在前方掛了彩的弟兄們，那一個肯下來？硬給抬下來了，也是沒法。抬到這兒來，老數呆在後方，真他媽的够受！

周 弟兄們真勇敢。

俞 弟兄們這麼勇敢，真教我們感得流淚。

傷兵 哪兒的話！我們當軍人的，這回兒能够替國家打鬼子，原是應該。我看你們各位同志，這幾天也真累得够睡了，好幾晚都沒有睡。

周 我們這真不算什麼。拿筆桿兒的連這點兒事也不作，那還對得起你們前線殺敵的弟兄們嗎？老實說，要不是你們弟兄們這麼英勇地保衛國土，我們還會兒還能安心在這兒做事

傷兵 是的！祇要我們大家一條心，還怕什麼鬼子！盧溝橋日本鬼子一衝過來的時候，要是

上頭有命令教我們追，怕不早早就奪回豐台了，那屍還能等到今天！今兒，咱們弟兄一聽說收復了豐台，全都樂壞啦，管他受傷不多傷，誰也不高興與頭在牀上，咱們也非得再上前繞去，再去幹掉他媽的瘦個日本鬼子，才不枉是中華民國的軍人。好，再見罷，咱們一天亮就得出發啦。

周 好，再見。我們這兒有多少東北同學，還希望你們把鬼子趕出山海關，和你倆一遭兒回東北呢。

傷兵 行！咱們一定把鬼子趕出關，收回東北。

俞 再見罷。祝你們勝利！

傷兵 好，再見！把鬼子趕跑了回頭見！

（傷兵正下去，在門口正和匆匆進來的學生易相碰，兩人互相擁抱。傷兵坐下，易氣上）。

俞 （見易，高興地）紅啦，我們底交通回來啦！

易 （匆忙地）老狄呢？老狄在那兒？

俞 有什麼好消息？

周 日本鬼子退到哪兒啦！

易 (急迫地搖手) 老狄呢？老狄！

俞 老狄送老陳睡覺去啦。

周 (知道事情嚴重) 老狄一會兒就來的。有什麼事？快說呀！

俞 (也窘急) 說呀！快說！

易 消息不好。平津……平津給漢奸賣了！

(狄上，急迫然而顫聲地——)

狄 什麼？給漢奸賣了？誰？

易 (憤激地) 平津給漢奸賣了，二十九軍長官和脫不決，指揮又不統一，南苑三營團的弟

兄們損失了一大半還不肯後退，可是，現在，城內有漢奸的牽制，城外有敵人緊緊地三面

包圍，事情已經到了不能挽回的局面。告訴你們，二十九軍已經完全退出北平了！

周 退出北平？

易 是的，現在城內已經沒有一個中國軍隊。

(大家一時變得面面相覷，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夠發出一聲較微弱的呼吸。大家都沈

默。

狄（首先打破沉默）消息確實嗎？

易 確實的。我們打聽了三家報館，還問過警察，得到的都是同樣的消息。

狄 蘆溝橋怎樣？

易 蘆溝橋還是我們的。

狄 門頭溝通不通？

易 門頭溝通的，祇有那一方面還沒有日本兵。

狄 這些個消息全確百嗎？

易 確實的。可是——聽說日本兵明早就進城了。

狄（決斷地）好，我們學生會現在開一個緊急會議，重要的負責人多半都在這裏了。老易

你再去打聽消息，順便到宿舍去通知老陳一聲。

（易匆匆下；狄沉思地來回踱着；周仍然立在圓桌旁邊，也沉思着；俞已經伏在桌旁的椅子上，開始低聲啜泣了。舞臺上一時變得可怕地空虛而沈寂起來。

周（看看俞，向狄）你看，我們應該怎麼樣？

我看，我們先該把這裏的文件先收拾收拾；該保存的要儘量設法保存，不必過的，一定要在敵人進城之前設法毀掉。（走向俞勇敢一點罷，俞，要知道，現在不是哭的時候了。

（大家各自沈默地執行各人底工作：清理潛寫字臺，周清理着書櫥，俞清理圓桌上的印刷品。於是，狄將理出的文件送到圓桌上來。

俞（遲疑地）我們怎麼辦呢？

狄 我們首先要考慮一下，我們應該不應該撤退。

周（忽然回轉身來）我不主張撤退！

俞 爲什麼？

周 我們應該跟敵人拚一拚。

狄 我以爲，那樣的犧牲是不必要的。我們該知道，當敵人進城的時候，首先屠殺的對象是誰？就是我們這般青年學生。當北平已經變成一座死城的時候，我們還能有一條路可以逃出敵人的掌握麼？沒有的！可是，如果我們能讓大部分的同學安全地撤退到保定，到我們現在的國防最前線去！我相信，在那裏，是有着許多的工作需要着我們去作的。所以，我以爲我們應該撤退。

周 我們總不能不帶一個人在北平。

狄 我知道，我已經決定我自己留在這裏了。

俞 你留在這裏？

狄 是的，我留在這裏。

周 難道，我們敢甘心這麼撤退了麼？

狄 周，在這時候，已經不是甘心不甘心的問題了，我們應該衡量一下那樣的嚴重，我

們應該重視我們的每一份力量……

（陳急忙衝上，有如瘋狂）

陳（打斷了狄的話）同學們，想不到東北淪亡的慘劇，現在又在北平重演了，我從東北逃到北平，現在，我卻從北平逃到什麼地方去？東北淪亡了，平津失陷了，華北全完了，我們做了第一次的亡國奴，現在又做第二次的亡國奴，以後還有第三次亡國奴……

狄 陳，安靜一點，我們應該冷靜！

陳（不顧心）不，我不能安靜，我不能像你那末鎮靜。（從地上抓起一張傳單來）「今天，我們收復了製台，臨坊，和冀東，明天，我們要收復整個的失地」呵，我不能念，我引

能念！（扯碎了報紙）全完了！什麼全完了！（哭）夢！夢！什麼全完了！

狄 不要這聲傷感，陳，不要太脆弱！在抗戰大時代裏，我們每個人都該把自己訓練得堅強一點。沒有完，不能完！民族革命的戰爭還剛開始呢！

陳（頓足地）閉閉開始，可是，我們已經是第二次死亡國奴了！

狄 不要這麼感性的說話。現在，我們大家計劃怎樣讓大部分的同鄉安全地撤退。

陳（激昂地）不，我們不需要撤退！我們要和敵人拚命去！我們逃到做什麼？我們活著有什麼用？拚，也是完，不拚，也是完！到這時候，我們還能逃嗎？逃到哪裏去？

狄 我們不是逃，我們是把我們底力量保存到國防最前線去，繼續我們底救亡工作。現在，我們開始計劃我們底撤退。我底意見：第一，門頭溝的路還通的，我們應該緊急通知所有的同學，出西直門，到門頭溝，轉長辛店，集中到保定去；第二，我們應該留一個人在北平，爾後我已經決定我自己留在這兒了。

周（突兀地）我以爲你不應該留在北平。

狄（頓異）爲什麼？

周 我以爲你應當去保定去。將來，大部分의同學都集中在保定，在那邊應當做些什麼，應當

怎樣做，都得你先去布置。

俞 我也以為狄同學去保定去是比較合式的。

狄 那麼——可是……

周 我願意我自己留在北平。我生在這兒，長在這兒，我願幫助許多不及撤退的同學們做一點事情。我承認撤退是必要的，但是我願意我自己最後一個撤退。

狄（感激地，熱烈地握住周底手）好朋友，我了解你，那麼你留在北平，我去保定。

俞（忽然變成堅決地）我也留在北平。

狄 你也留北平？

俞 是的；我要留在北平，幫助胡作點事情。

狄（同樣感激地熱烈地握住俞的手）好朋友，我也了解你。

俞（易叙上。）

易 同學們，報告你們一個消息：二十九軍撤退的時候，還留下了許多槍械和子彈，現在，許多有組織的民衆已經組織了游擊隊，去襲擊那些追趕的二十九軍的日本兵去了！

陳 好！我們也組織游擊隊，跟敵人拚命去！

易 我也參加游擊戰爭去！

陳 (對周和俞) 你們呢？

俞 我們？

周 我們等同學大部撤退以後，也來參加。

狄 好，那麼，我們大家再見罷……

(大家熱烈地擁抱互相握手，互相說聲再見。於是，陳和易先下，狄隨後也下去。周和俞送著大家出去，轉回來，發現舞台上已經完全空虛。兩人如對像似地分立在那裏的兩側。(獨語似地) 那末，我們是留在北平了！

周 (低聲地) 是。我們留下了。

俞 我們留下做什麼來的？

周 我們留下來繼續我們的工作。

俞 當我們撤退了以後，我們也會永遠懷念着我們的北平，正如東北同胞們懷念着他們的家鄉一樣嗎？

周 是。

俞（從地上拾起一張傳單來，看了一看，又輕輕地放狗桌上）從今以後，我們是亡國奴了。

周（堅決地）不，我們不能做亡國奴。有一天；我們會收復我們所有的土地。

俞（沈默空虛籠罩着整個舞台，令人窒息。
為什麼這麼靜？

（喊口令的聲音，人們集合的聲音，由低而高的一羣勇軍進行曲」的吹聲，從宿舍那邊隱隱地傳了過來。

周靜！不，你聽這聲音！

（兩人對視着，靜聽，於是，分開來，默默地繼續他們的工作。
（幕緩緩地落下來。

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南京

後記：這是爲北平學生移動劇團編的一個戲劇的速寫，預備專在都市小劇場裏上演的（那個劇團在鄉村公演的時候多。韻的時候，由楚煤供給故事，由我執筆，時間異常倉促，同時，也有演員人數的限制，所以曾經過一番斟酌。原稿被楚煤帶到北方去了，這裏的，是從回憶裏記出來的。

聽說，北平同學們現在真正已經發動游擊戰爭了，在北平近郊時時給敵人以極大的打擊。我們在這裏致以最大的熱忱向他們寄與無限的同情和祝頌（震尼）。

羅店血戰

沈西苓

第一幕

地點：

漁家

人物：

老漁

漁夫——阿龍

漁婦

孫

漁甲——楊二

地痞——老董

漢奸若干人

救亡劇

開幕。窗外轟的一聲，一陣紅光，一個大圓鍋炸起來，池家也炸斷了。全屋滿布着濃煙的空氣。

孫

媽——媽……（急急地抱住了媽，哭叫起來。）

媳

（即激婦。呆望牆窗。）這樣大的砲，砲，不知丟在那裏，一定又是打死了一家人了。（軋軋的飛機聲，拍拍的步槍聲。）

孫

媽，我怕，媽……（見媽不理，急哭。）

媳

不要哭，再哭大炮又要來了。（一個大炮，孩不哭。）你聽，不是又來了嗎！（把燈加亮了一點。）

媳

他到那裏去了呢？外面大炮聲難道他不聽見嗎？就是他自己不怕，難道也不想家裏還有一老一小嗎？真奇怪，自從打仗到現在，他老是躲在密裏，可是今天一出去就不回來了。（擔心，神疑，夾着環瑣的一聲槍聲，更使驚恐懼起來，跑到窗口去望。）會不會有什麼亂子發生呢。天呵……

孫

媽……媽……

老遠

（從裏間出來。）小龍，小龍，別怕，媳婦兒：小龍在叫你啦，你怎麼不答應他一聲

，你瞧他怕得這個樣子……怎麼，阿龍還沒有回來嗎？到那兒去了呢。

媳（受屈地）大概他一個兒先逃跑了罷？

老 呢，沒有錢，想逃難嗎？逃來逃去還不是一樣的沒飯吃！（一個碗，老頭兒一嚇，把奉烟管丟了，再去拾。）當炮灰。——呢，他出去了多久啦？

媳 今天一早就出去了，到現在還不見回來。

老 奇怪，天天不出去，今天炮火加緊了他倒反出去了。呢，他出去的時候，可告訴你了點什麼沒有？

媳 他只說去看一下老董。

老 老董是誰？

媳 還不是那個開賭場的地頭蛇老董。

老 什麼，他去看他幹什麼？那個傢伙誰都知道他是有名的地痞！

媳 誰知道，昨天晚上，老董還到咱們這兒來叫阿龍出去，站在門口兒外邊鬼鬼祟祟地發了好半天呢。（又是接連地兩聲砲聲）爸爸，我看今天晚上可真有點兒不對勁啦，砲越打越緊，越打越近了。（此時窗外時有火光，夾着小鋼炮的拍拍拍的聲音。）

老 死，我老啦，反正是一樣，不被砲彈打死也是餓死。你們年輕，等阿龍回來了想個法子，能逃出去當然是最好的了。

（鄧婦入。）

鄧婦（急衝入）啊，啊！怎麼辦呢！今晚我們都活不成囉。啊……槍聲！剛才那個大炮你聽見呢？六寶叔的一家聽說都給炸完了。

老 啊六……寶叔，就是那個禿頭阿六嗎？

鄧婦 是啊，就是那個六叔，我家小狗子剛回來，他說他剛從小河邊轉來，只聽得一聲響，他也站不住了，倒了下來，只見離他十丈路的一所屋子一捧火光，一蕩烟，他……他後來跑過去，他看見一個頭，牛身子，那正是六寶叔呢。還有，他看見在老窩的樹上，掛着一只腿……啊呀，這怎麼好呢？

她 那麼六寶叔的兩個孩子，和他的六寶嫂子呢？

鄧婦 大約也都在火堆裏面了。小狗子，嚇得到現在還在發抖呢。——阿龍嫂，我們逃吧！我們……我們要……（砲聲，給她嚇得住了聲，偷偷地跑出去。）

老 逃，逃到那裏去？

媳 該死的。也不怕家裏人急死。怎麼還不回來呢！

老 你管着家，讓我外邊兒看看。

媳 爸爸，讓我去吧，你年紀大，夜裏不要出去了。

老 呃，還是我去看看好。這擾亂的時候，女人一個兒跑出去是不方便的。我去去就來。（

老漁出。）

媳 （嘆一口氣）從打仗到今天，快半個月了，魚是不要想捉了，米是早已完了。一天只吃

一點饅頭，乾脆一砲打死——倒也爽快。可是他把你炸得半死不活的，那才活受罪呢！

（聽見外面打門。）

媳 誰？

甲 我。

媳 （對小孩。）啊，爸爸回來了。你這時候才回來。（開門。）

媳 噢——

甲 大嫂，今晚上真有點兒利害啦，阿六家中了彈，你知道嗎？呃，阿龍哥準備好了沒有？

媳 噢，楊二哥，我當是誰，阿龍到現在還沒有回家呢。

甲 怎麼，還沒有回家？他比我早出來，怎麼倒反而還沒有回家呢？

媳 真的嗎？楊二哥，你在那裏看到他。是剛才的事情嗎？

甲 不，我們今天大伙兒幹了半天，決定晚上在阿龍哥這兒碰頭的，現在已經是七點鐘了，怎麼他還不回來。

媳 不會出什麼事情嗎？

甲 噯，那可奇怪！……哦，不會吧，我想不會吧。

媳 你說呀，有什麼吞吞吐吐的。

甲 沒有什麼人到這裏來過嗎？

媳 沒有。

甲 哦，那大概沒有什麼事情吧。

媳 事情，事情，說了這半天，究竟什麼事情？

甲 大嫂子，實在說給你聽也沒有什麼緊要的，從今天起上起，我們都可以過太平日子，有吃有穿的了。

媳 什麼，你這話從那裏說出來的？大強打掃那條路，家裏家都一點沒有，餓了三四天肚子

，還說過太平日子，大概東洋鬼子的大砲會送你到老家去過太平日子去吧。

甲 嫂子，你不要取笑，不信，你等會見聞阿熊哥便曉得了。上百的錢還要在你家裏分呢。

（外面聽見腳步聲。）啊，什麼人來啦！（扭身。）

窗外營士 我們是保安隊派來的，要你們大家曉得，今晚上砲火很緊，敵人的飛機也要來丟炸彈，大家不要點燈開窗。

媳 好，我們曉得了。

媳 （向甲）噯，你幹什麼呀，嚇得這個樣子！

甲 呃，不知道爲了什麼。今天程董先生一說，我就怕見這些人了。

媳 董先生那個地頭蛇老董嗎？他說了些什麼？

甲 他說，現在中國兵都給日本人打完了。中國軍隊看見男人就要擄去當炮灰。

媳 啊呀，那嗎，阿熊……會不會出亂子呢？

甲 噯……所以我說不出來……或者也會給他們拉去的。（姑正在慌張間，忽聽見門外腳步聲甚多，甲又慌張地躲。）

能 （打門。）開門呀！

媳 誰呀！

熊 我呵，我回來啦。

媳 （開門。）到這時候才回家，要人家急死啦。

熊 好了，不用急了，我們以後便可以過好日子了。來來來，請來這裏坐，（漢野和其他的丈夫進來。）

甲 啊呀，阿熊哥，你往那裏去了，我在這裏等你多久了。

熊 （不答應）請坐，請坐。（向着一個穿長袍的人說。）喂，胡老，大虎，快進來，我們大家聽董先生說話（大家聚在一起，董站起來。）

董 （一種老奸巨滑的樣子。）弟兄們：今天我們生死的關頭，我們要活命，還是要尋死，都由我們自己來決定。我們現在要活命，那末我們只要把船搖到石洞口，引東洋皇軍進來，那麼，我們非但可以活命，並且還可以拿一百塊錢，大家慷慨意去過日子，假如說要死，那不用說，我們當然不必把船搖出去，那麼今晚東洋皇軍一到，我們全村就休想留一個人了。不過，我不能讓他們這樣做，我們苦也受够了。我同他們說了，他們答應了我，可以不殺我們這一伙。並且還答應給我們許多錢，好讓我們快快活活的過後半

世。你們想，我們都是落難的英雄，亂世裏該有得真命天子出來的。他們就要資助我們打，給我們找一個好皇帝，所以，我們……我們得出頭的日子……現在他們先給我們很多的賞錢，（摸出來給大家看）每個人二十塊大洋，嘿，只要我們把船搖出去。不費一點力，我們今天晚上非但不會死，而且立刻可以發財了。整百的錢都會送到我們的手裏來。來，大家先來拿二十塊錢去討個彩頭。（大家呆着。）

龍 弟兄們，我們聽到了董先生的話了，他說我們不是活就得死，不是發財，便是送命。今夜裏，就要決定的。（大家還沒有動容，嘈雜的說話聲。）

（迴聲）

董 諸位你們聽到了砲聲沒有，假使你們當中有一個不去，大砲機關槍就會立刻要你們的性命。他們只要兩個炸彈，就會把全村炸成飛灰的。大虎你去不？

虎 我願意去，只要董先生說一句話，我們不送命。

——（其中的一個。）對了，反正待在這裏是死，我去。

——（另一個。）我也去。

——（又一個。）他媽的，老子要活命，老子去。

董 對了，我曉得大家願意去的，我們只要看到有紅綠光在天上出現，我們就趕快把船搖出去，不要忘記了。現在我們可以來分錢了。

（大家一擁而上，老漁進來）

老 呃，你們鬧什麼亂子呵，你們鬧什麼亂子呵！

熊 爸爸：你瞧，我們有了錢啦！喫一年的魚，我也不到那麼多，今天一夜就拿到了，並且還有更多的呢。

老 這，這是從那裏拿來的錢？

熊 你不用管，總之？我們不會沒飯吃了，並且，我們一個也不會死了。

老 這，還是從那裏說起？為什麼你們大家都沒有錢拿？是做了強盜去偷來的嗎？

董 這傢伙是誰？胡說八道的，什麼強盜不強盜，誰教他進來的？

熊 哦，董先生，他是我爸爸，年紀大，不理事。請躲到我的房子，躲了他吧。

董 噢，這麼大年紀。這樣不懂事。要不看你兒子的面子，還不把你想死！（高聲）好了，各位，我們現在大家出去準備出發，時間不早了。從現在起，大家要聽我的吩咐。

衆 好，我們聽你的話！走！

(大家走出去，熊最後的一個，把錢交給了妻子。回過頭來向老漁)。

熊 爸爸，我去了。

老 你到那裏去，爲什麼帶一大堆人到家裏來，那個地痞來幹什麼的？你不許去！

熊 爸爸：不去都得死。他們只要兩個大砲彈，便可以把我們炸成灰。爸爸，董先生是教我們的恩人。他救了我們的命，還給我們錢。爸爸，他的錢不是搶來的，是皇軍要他拿來給我們的。

老 是誰？皇軍是誰？

熊 皇軍，就是放砲的東洋人……

老 怎麼？求……

大家之一 阿熊哥，董先生在喊你啦，快點快點！

熊 噢，我不啦，我來啦！爸爸：去囉。(摸了摸孩子的臉兒匆匆地走出去。)

老 皇軍……東洋人……給我們錢……這是什麼一回事？呃這是什麼一回事？你聽他說了什麼沒有？

熊 半個十分鐘，只聽得那個姓董的說，今晚我們不去都得死，幸虧他想了法子救了

我們，叫我們把漁船從小河搖到石洞口去。到了那邊還有幾百塊錢拿呢。

老 不去都得死，救了我們，從小河搖到石洞口去……他說到石洞口去做什麼？

老 拿幾百塊錢。

老 爲什麼就有錢拿呢？

媳 我不大清整……噢，說是把東洋人領進來。這樣他們的大砲機關槍便不向我們放了。我們住在這裏不會死了。

老 怎麼？把東洋人領到這裏來……噢！我明白了，把東洋人領到這裏來，當然他們的大砲機關槍不向我們放了。……但是他到底是來做什麼的？他們帶了大砲機關槍來做什麼的？他們到了這裏，他們難道不打進裏面去嗎？他們不會打到雜店去嗎？……噢，這一班狗東西，爲了他們這二十塊錢，領他們從小河進來。好幾雜店的幾千個老百姓，殺了雜店再去殺楊行，劉行，大器，崑山……幾千萬的老百姓，一塊錢賣了幾千條命幾萬條命。（高聲）我們拿一地的錢來賣幾千萬條性命。是我們賣魚的人做的嗎？一塊錢只賣了十條魚，現在東洋人要我們出錢幾千萬條人命，我們不怕天崩，不怕地滅嗎？……我這條老命不要了，我們去報告我們的中國軍隊去。我要救楊行，劉行，崑山，上海的幾萬萬人

的性命，我老了。我也活不到多久了，我要去，我……

董（突然的進來。）噢，噢，你要去，你這老混蛋！

老 噢，你還在這裏。

董 哦，我聽得你這倒老混蛋靠不住，你現在大約不會再去告我了吧。（拿出手槍）

老（切齒。）你這個狗入的流氓，你叫我兒子去做那天跡地誠的事情，你爲了你這條狗命，要羅店揚行幾千萬的老百姓的性命一晚上都死去。你……你（老漁想衝出門去。）

董 哈哈……你到陰間去告我吧。（走出。）

老（嚇得面無人色，呆滯。望見董出去，始趕過去，叫喊）爸爸！爸爸！爸爸！

（一個大砲，小孩也哭叫。）

老（漸起身。）不許響，我沒有死，我還活著呢，那個強盜走……沒有……我死倒不要緊，還有數千數萬的同胞的生命在我的手裏，……我要救他們，我要去，我死也要去報告我們的軍隊。……（下場）

——幕下——

第二幕

地點：

一間民房的外面，樹林中。台後有防禦物。

人物：

排長

兵甲

兵乙

兵丙

兵丁

兵戊

老漁

兵士羣

(砲聲加緊。)

兵甲 他媽的，東洋鬼子在發狂啦，轟呀轟的，轟得那麼緊，可是不知道在轟些什麼？

乙 嘩，要是他們真的會打，我們的陣地，一兩早就完啦。

丙 媽的，你又不是漢奸，輸這樣沒志氣的話。嘩，這幾天我也快發狂了。耳朵裏只聽得轟呀轟的，可以手裏拿著鎗桿子，殺不到一個鬼子。天天待在這裏等，等什麼鳥，東洋鬼子死完了也打不到這裏來的。

甲 對了，想起了那天開拔的時候，咱們弟兄有誰不傻個打死了老虎似的勁勁，連飯都不吃，背裡槍就走，那裏曉得一到這兒，嘿，只是等著聽大砲。

丙 哦，說也奇怪，咱們弟兄們中間，並不是個個都識字明理的，可是，往年自個兒打自個兒，總是老不起勁，這次聽說是來打東洋鬼子，好，誰也不甘落後，誰也都想拼死命！媽的，老子要是看到了東洋鬼子，我不殺他一個血流成河把我的腦袋砍下來打賭。

（這時有一個砲彈落在近邊一陣火光。）

乙 嘿，媽媽的，東洋鬼子的砲火真利害。

丁 媽的，你怕不是？

乙 我怕也不跟你們來了。東洋鬼子的軍火比咱們的強，這也是實在話。

丙

他們的軍火可強不了咱們的心臟。我們一聽說打東洋鬼子，心臟都變了鐵的樣子。聽說東洋鬼子個個都怕死，一遇到衝鋒就想逃。咱們呢！嗚，聽說前天一個咱們的飛行士，被東洋鬼子的萬射炮打傷了，從飛機上打降落傘落下來，可是不湊巧落在他們的陣地上，那時正是雙方打得很起勁的時候，有許多的東洋鬼子都擁上去，想活捉他，好，你想他怎麼着？他立刻拔出手槍來，砰砰砰的向着擁上來的那些東洋鬼子打過去，立刻在他面前倒下了七八個。最後，——

丁

最後一定是被他們傷了。

丙

嗚，他才不像你呢。那真是我們中華民國軍人的大面子，他剩了一粒子彈的時候，他就對準自己的腦袋，拍的一下，嗚，那種精神！我活了一輩子，還沒有看見過。這真是我對中華民國軍人的大大的大面子。

甲

嗚，大大的大面子，恐怕輪到你來出醜了。我們在這裏東說西說的，要是沒漢奸趕來一個炸彈我們不就完了嗎？上面要我們來放步槍的，我們却在這裏胡說八道。喂，老王，（對戊）你望那邊去看看，老徐，（對丁）你到那邊去看看。不然，排長來在問起來不是要命。

丙 鐺的，這盞的漢奸真多，丟手榴彈，放信號，我該不該。這些狗東西是不是中國人養的爲什麼專跟我們作對，聽說前天有兩架敵機飛到我們這兒來，經過飛行，給一個漢奸看到了，就放了一下子電報，立刻東洋鬼子的大砲穿過海峽，那幾個小孩子才死得慘呢。

乙 什麼小孩子，是童子軍。

丙 對了，是童子軍！媽的，我真不憤，那些賣漢奸的狗東西，是什麼心肝！

乙 聽說這樣一下，就可以得到很多的錢呢。

甲 哼，那兒有很多的錢。放一次信號，只有五塊錢，那些賣洋鬼子多利害，過了三天，他們也怕你把他們的消息洩露出來，就給你拍胸一下，結果了你的性命。

丙 說起來，也有點氣，我們在這裏拚死命，我們的老百姓拚那麼的不爭氣，反而幫了敵人來害我們。（漸漸地興奮）我們在沙場上，一刀一槍的死了，對得起我們的祖宗，對得起國家，也對得起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可是他們爲了五塊錢，多活了三天，便來害我們。我相信，他們的祖宗三代都會在地下哭呢。

老漁 遠遠地，在背後……救命，救命！……

甲（大家立刻緊張起來了）。哦！你們聽，這是誰在叫！

丙 在那兒叫呵？

老漁 (近一點)。救命，救命！……

甲 弟兄們，準備！

老漁 (更近)。救命，救命呵！……

甲 弟兄們，那邊一定有什麼事情發生了。老王老徐你們去看看！

(此時，一陣火光，看見了一個人在後方)。

乙 啊！一個人，一個人，你瞧，你瞧！倒下去了，倒下去了。

老漁 救命……救……

甲 老徐老王你們快去把他救起來，你們快去。

(此時炮火漸密。機關槍聲也漸密了，兩兵夾一老人來)。

老漁 稟請你們……快點報告長官……東洋鬼子快……快趕到這裏來了。嶺……)

氣急，說不清楚)。

甲 喂，你是誰？你說什麼？喂！

老漁 我，我是小河口的漁民。請，請你們趕快去報告長官，日本鬼子，已經快要到這裏來

了。

甲 什麼你說什麼！

老漁 老羅，請你快點去告訴長官，日本鬼子就快要到羅店了。

丙 道是什麼話，日本鬼子從什麼地方來的？我們前線的弟兄們並沒有敢下來呵！

丁 媽的，不要他是個漢奸，謊官惡家。我們把他帶去見營長。

老漁 老羅，我不是漢奸，日本鬼子正是漢奸們帶得來的，請你們快去報告長官，不然，恐怕要來不及了。

甲 老羅，不是我們不信任你，現在漢奸實在太多了。我們不能隨便去報告上司，你且說個詳細。

老羅，我不是漢奸，我要是漢奸，我不會跑到這裡來了。我在砲火中跑了七八里路，我身上已經受了傷，我爲了什麼，我無非是爲了要告訴你們這個消息，使你們好有個備。

我無非是想救羅店的幾百家人家的性命。今天晚上不致死在日本鬼子的砲火裏！我，我甚至顧不了我的兒子，媳婦，我的孫子。……我，我爲的是什麼？

丙 噢，老頭兒，你快說，還是怎麼一回事？

老 我……我的兒子，跟了一個地痞，把小河口的漁船都放到石河口去了。那個地痞拿出一百塊錢來買了他們，要他們把東洋鬼子從小河裏帶到鎮兒來。現在……我恐怕他們已經快要到這裏了。老總，請你們快點準備，報告長官，不然，這糧店的幾千條性命，和你們都要變成砲灰了。

丁 我不信有這樣的事！不要上了漢奸的當。

丙 還要報告長官，看這個老頭兒，也騙不了我們到那兒去。

乙 要是這個消息是不正確的，那不是我們犯了妄報的罪嗎？

老 不會的，不會的，老總，我是拚了命來的，我離開家的時候，我已經給那個地痞打了二槍了。你們瞧，我的血還在流我是不會活多久的，我……（暈倒。乙扶起來）。

甲 快點把他的傷口包扎好，快去報告長官。

（排長帶領三個兄弟上）。

排長 關什麼？

甲 報告！方才這漁夫來報告，說有一大批漢奸領了日本兵，坐了小船從小河裏偷渡到這兒來了。

排長 是幾時的事情？

老 老魏，是我親眼看見的，今晚上他們到石澗口會齊。現在，現在恐怕已經快到這裏，說不定已經上陸，從各小路殺過來了。

（突然，的一顆子彈，丁受傷了）。

丁 嚇呀！他媽的，鬼子兵果然來啦！

排 怎麼樣？

丁 還好，一點兒皮傷，噢，你們聽，那面發了信號！

排 弟兄們！散開！準備抵抗！（向身邊的一個兵士說）趙虎你快去報告大隊！日本兵已經偷渡小河到道邊來了。前哨已有接濟，快請派大隊來。

趙 是！（去）

（空中現出紅綠光）

排 弟兄們，敵人的信號已經放了，咱們要仔細，別放過了一個敵人。現在我們拚命報國的時候到了。我們擊斃敵人，發一槍要彈打死一個敵人。

甲 排長：我的手已經在滾了好幾天了。弟兄們，鬼子兵來啦，瞧咱們的！吓！排長，你說

，我們衝上去，還是等他們。媽的，這些鬼崽子。你來！

（遠方拍拍的兩聲，又是兩個信號，接着就有幾處排槍聲）。

排 弟兄們！機關槍準備好，準備！擊。老起，謝謝你：你來報告我們這樣重大的消息的。

老 老總，我，我也要跟你們去打，請你給我一桿槍！

排 不，現在是我們用力的時候了，你應該跑到那邊去設着！（一排冲過來）。弟兄們，敵

人已經向這方面射擊了。我們再等一會兒吧，給他們一個冷不防，我們撿他一個痛快。

丙 他媽的，等了這一輩子，才等著了。我要把我這一肚子的怨氣，裝在一顆顆子彈裏，直

穿過那些王八蛋的腦壳子，我才出這口氣呢。

排 弟兄們，時間一秒一秒的迫近了！我們準備好！我們人數雖少，我們拚命，我們要築

起一條新的長城來，保衛我們的老百姓！

（沉默）。

排 弟兄們！不要忘記了日間老百姓待我們的好處？我們當兵到現在，從來沒有壓辱過我們

的！我們都得一當百！

排 弟兄們，準備，三百米，目標，射擊——一排槍！

（接濟一陣機關槍）！

（敵陣地的慘呼）！

哨兵（上）報告：前方不是敵人！是我們的同胞！有一百多個我們的農民。

排 什麼，不是敵人！我們的同胞？農民？

排 再到前方去打聽！弟兄們！我們不能打我們的老百姓！且等齊！準備好！

連方的呼聲 我們是老百姓，老鄉呀……

排 這是怎麼一回事？（突然高聲）弟兄們，準備好！

另一個哨兵，（上）報告！東洋鬼子的確已經到了，我們左右兩面都有，敵人過意把老百

姓衝鋒！

排（發狠）弟兄們：我們中了敵人的鬼計了！弟兄們！前面的老百姓是漢奸，是幫助了敵

人來害我們的漢奸；弟兄們，開火，一個也不要饒！殺殺！

排（雙方突然入了戰爭狀態）。

排 弟兄們！注意每一個敵人，不要放過他們呀！殺呵！

（敵軍的慘呼聲，鎗聲，還漫有二三四個下）。

乙 啊呀，他媽的！

丙 怎麼着，傷了嗎？

乙 不，不要緊，弟兄們！殺，殺那些強盜呵！

排 弟兄們！對準着敵人掃，不要給他們衝過來！殺呵，殺呵！

（敵軍的炮火，打中了戰壕，堆倒下一個缺口。倒下兩個。）

排 弟兄們：不要怕，我們一條心！我們的大隊就要到了。我們中間有一個倒了，我來抵命

哨兵 報告，敵軍的大隊就到了，我們一排人已經倒了三個兄弟了。

排 不要緊，我們的大隊也快就到了。我們現在只有拚命，拚命，弟兄們！我們要知道，我

們是保衛國土的先鋒，我們一寸也不能退，我們退了對不起我們的祖宗，對不起國家，

對不起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掃，用機關鎗密集的掃，不要放走敵人一個。

（轟炸聲，機關鎗聲！火光，突然軍號大響。）

排 弟兄們用力！我們的大隊到了。衝鋒號響了。

（一大隊的軍士從左邊衝上）殺呵，殺呵，衝呵！

排 弟兄們，我們衝呀！殺呀！我們要把那些強盜殺個精光呵！

（大隊人從懸崖上衝過去，有的倒了下來，衝，殺！肉搏戰。——在國旗廣場上）

——幕下

第三幕

地點：

同第一幕

人物：

熊英

阿龍

老董

孫

鄒婦

大虎

老侯

敵軍長

敵軍

我軍

羣衆

開幕：大砲聲，機槍掃射聲，屋子裏除了一支搖搖欲滅的燭光外，沒有別的光，窗外時有閃光，不安而帶驚恐的空氣中，熊妻跪在神前祈禱。

孫
媽媽，媽媽……

熊妻（兀自跪着不動）菩薩，菩薩保佑我們娘兒兩個吧！菩薩保佑我們娘兒兩個吧。

孫（一陣倒屋的聲浪，孫哭叫。）媽……

熊妻（跑過去抱着他）孩子，別哭了。你的爺爺，你的爸爸，都不知道那裏去了。我們……我們現在只有死在這裏了。

（打門聲）

熊妻 誰？（起來開門）

那婦 我呀，阿龍嫂！你們家鬧出了好事情。……（他拖着一個孩子）

龍妻（誤會）事情怎麼這樣啦？他們爲什麼還不見回來？

那婦 事情弄糟了啦。聽說東洋人發覺了我們這裏有人去報告了軍隊，說我們這裏有好報，

所以一個也不放他們回來，並且聽說這裏的老頭子也是一個，還給董太爺一槍打死了。

龍妻（焦急地反問）那麼阿龍他們現在在那裏呢？你從那裏得來的消息？

那婦 我家的小狗子逃回來告訴我們的，他沒說我們的四周圍都是東洋兵，沒有辦法可以逃

出去了。

龍妻 那麼……那麼我們不是都要死在這裏嗎？

那婦 我問你，你家的老頭子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說是董太爺一手槍……

龍妻（呆望着她）我……我也不知道。

那婦 那麼他人呢？

龍妻 他……他……

那婦 我想一定是你們家的老頭兒做出了什麼事情來了，弄得我們家家都遭了難。聽小狗子

說，今晚我們都活不下去了。（急得哭起來）我們的大虎也完了。……

婦甲 (和乙丙進來) 這……這消息是真的嗎？小狗子的媽媽聽說東洋鬼很頑硬的人全都

殺了，一個也不許回來……

婦乙 就是因為走了什麼消息，董老爺打死了阿熊的爺爺。

婦丙 你……哭……哭什麼呢。我們全都完了。我的男人一定也是被殺死了。我，叫我怎麼過下去呢？阿熊嫂！你們一家子爲什麼要害這我多的人呢？你們……。(也哭起來了)

熊婆 (急) 大嫂子！我也和你們一樣，不知道怎麼一回罪哪。不過我相信，我家老爺爺活了六十幾歲，在這一村裏，從沒有得罪過一個人，也從沒有做一件大家不稱心的事，這是大家都能得的，今晚上一定有別的緣故。說不定是東洋人變了卦，來騙我們。說不定是你們家的小狗子，聽錯了話，或者現在他們已都拿到了錢了。……

郭婦 不會的，我家的小狗子決不會聽錯話，他親眼看見，你家的阿熊叔，被他們吊着打……

熊婆 什麼？吊着打？

郭婦 對了，董老爺也被打了。阿熊叔也吊着……

總要 在那！在那裏裏吊着打？想不到我們要發財發出金子兒來了。在那裏？在那裏？我沒去看，我要親眼去看看。（尊要出門去，小孩突然的哭叫起來，彎身回來褥床上抱起了小孩，想衝出去。突然門口衝進兩個敵軍來，用槍把子捆住了她的去路。）

東洋兵 站住！不許走，不許走！

（繼續來了五個兵，諸婦被他們嚥住了。）

東兵 走過去，走過去。（諸婦立在一旁，此時隊長過來，後邊有三個兵士拉着二排的漁夫。）

馬拉皮 是誰報告了支那軍，是誰報告了支那軍？他們知道了我們計畫，是誰，說。是誰？說，不說。馬拉皮。（用手槍向桌上一打）打死你！（他說話不很流暢。）

東兵 快說！（用槍打着第一個。）

甲（恐怕而帶着哀求）老爺，東洋老爺，我們一個也沒有少，我們都在搖搖晃晃老爺們進來，我們一個也沒有少。我們……

東兵 八卡！（打一下嘴巴。）

甲 噢！老爺！我們不聽得，我們只聽得這太爺說，要我們把船搖到石洞口把老爺們請進來

，就有錢給我們，我們就有得好好的過活了。我們……後來，老爺要我們衣服脫下來，我們也就這樣辦了……我們實在不曉得別……的。（拍的腿上又一槍把子。）

甲（倒在一邊）……

老爺，我們實在不曉得。老爺，求求你們放了我們吧，我，我還有兩個小孩子，我還有
一個媽媽……我……錢也不要了，我……。（哭）

（一個兵立刻用鞭子抽他。鄰居手中的孩子哭了）。

（一個哨兵急上）。

兵甲 報告，支那兵十分頑強，現在他們大隊已經趕到，戰事非常劇烈，現在我們部隊十分
吃緊。

隊 再去打聽。

兵甲 是——（旁隨軍帶來的軍用電話鈴響）。

另一兵 隊長，電話。（送上去）。

隊長（接電話）緊張，是，什麼。他們曉得了，什麼？那些支那狗，八卡呀羅！八卡呀羅
！（用力放下電話）。把支那董帶來。

兵是！

隊長 忘八蛋，這些狗東西，居然如此可惡，（見董和阿熊上來，他白打得不成樣子）。你

們說：是誰走了消息，是誰告訴了支那人？

董 報告大隊長，實在是沒有人，要有，除非是阿熊的老頭子。

熊 不，不會的，我的爸爸是個好人，他不會做錯一件事，也不會害人一條命的，他決不會

要他的兒子受苦的。

董 大隊長，儘打他，他一定會說的。

敵長 拖下去打！（兩個兵把阿熊拖出去，打。鞭聲，和賊聲，機關槍聲，砲聲，和外邊的

火光照進來的龐大的阿熊被打的影子。熊子叫，哭）。

熊妻 （走到董的面前），大怒，你也有爸爸，有孩子，妻子的，你不該再叫董洋……（有

些礙口）你不該再打他。他不過是聽了你的話，想拿一點兒錢活活作命吧了。現在錢

拿不到，爸爸也吃你槍打了，丈夫也吃你棍打了，我們反正是活不成的了。我只得和你

拚，我只得和你拚……（帶哭地要打董，衝過去却被日軍攔住，一推倒在地下。後邊

阿熊被打得更利害）。

孫 媽媽……媽媽……（哭）

熊妻 孩子，你別哭！哭是沒有用的，你得記住，寄你爺爺爸爸，寄我們一家的是小眼睛，八字鬍子的道樣一個險！（指滑童）還有高額骨，生一點小鬍子的！是這樣一個冷！（指敵隊長）你得記住，大起來要報仇！要殺他們，不要讓他們一個活着！不要讓他們一個跑進我們的家鄉來。他們有一個活着，我們便永遠翻不過身來！我們要活命，除非和他們死拚。和他們死拚……。

敵長 八卡！（立起身來正要有所動作）。

兵甲 報告隊長！支那軍隊一部突然衝進這個村子裏面來了。請示隊長！

敵長 道怎麼……怎麼一回事？馬拉皮！「七個小」！（吉生的意思）董！要這些漁民去衝鋒！

董 是！要他們去衝鋒！走！

羣兵 是！走！（羣漁突現驚恐）。

—— 老爺！我們……我們不會打仗，我們……我們不要你們兩錢，我們……
—— 董老爺！我們不會打仗，求求你要他們放了我們吧！

敵兵（舉起槍來，追打他們）。走！走！

——天呵！怎麼要我們去衝鋒，要我們去衝……

——（女聲）你不要去呵！你不要去呵！他們是強盜，我們呵！（哭）

——我們上了強盜的當啦！我們打這些強盜吧！

兵 走！

——我們打老董！是他騙我們來的！

——對了！一定是他拿了我們的錢去了。

敵兵 八卡！（取出手槍來拍拍的發聲槍聲，全屋子亂起來了。女的哭聲，小孩子的哭聲

，男的喊聲，打扑聲，轟的一個炸彈，後面一陣強烈的火光）。

兵甲（上來）報告隊長！支那兵前哨快到這裏！……

敵兵（突然地立在桌上）殺！殺！他們不去衝鋒，就在這裏槍斃他們！

（燈熄滅，屋中頓時顯出黑暗，從門窗外的紅光，映出一團的黑影在動，男子的呼號聲

，女人的哭叫聲，蠻暴的叱罵聲，槍聲打聲，男女如羔羊地拖出了門外。）

——（女聲）天呵！我們為什麼要受這樣的罪呀！

（男聲）我們上了他們的當啦，我們現在只有死啦。

（男聲）我們，就是漢奸啦！

（男聲）我們爲什麼會做了漢奸啦？

（男聲）天呀！我們對不起我們的祖宗啊！我們死得冤枉啊！

（女聲）啊！啊！我們將怎樣辦啊，

（女聲）天呀！你們這些殺人的強盜啊！

（男聲）啊！……（被殺死的慘呼，）

（屋外面突然現出了戰爭狀態：機關槍聲，炮聲，呼殺聲，衝鋒聲，屋倒聲，慘呼聲——中國軍隊從舞台左方衝到右方去，這聲浪衝倒了先前的聲浪。台上已無一人似的靜默着。煙幕佈滿了舞台。）

孫（槍砲聲中）媽媽——爸爸——……

（音響效果，由極強而到了漸漸的微弱。光線也同樣微弱下去。及到光線更亮的時候，屋子已不成樣子，塔也倒了。一個小孩，兀自立着哭者。）

媽媽——媽媽——（聞着男女的呻吟聲。）

(此時，中兩軍甲丙入。)

甲 噫！這裏還有一個孩子呢。你叫什麼名字？

孫 (哭泣，嚇慌了，) 媽媽！媽媽！

甲 不要怕，我不是東洋鬼子，東洋鬼子給我們打跑了。你的媽媽呢？

孫 媽媽……(指地下倒在這裏的一個女人) 媽媽……。

(一老人與排長進來，此時屋外更明，月光朗照。)

老 (極度感動地) 哦！哦！這……這裡是我的家……，啦這裡是我的家啦。我的小熊呢……

……我的媳婦兒，小熊兒呢？(見到甲旁邊的小孩) 哦，哦……你……你是小熊……。

(哭裏帶笑) 啊！正是我的小熊！小熊！(上前去擁抱着他)。小熊……(哭)

孫 爺爺(哭)……。

老 小熊你……的爸爸媽媽呢？小熊……。

排 他們到那兒去啦？老頭兒，這兒是你的家嗎？

老 是，是……的，老總。(望着小熊)。小熊，你的媽媽呢……小熊。(小熊指著旁邊

在地下的女人喊「媽媽……」。)

老（才發覺旁邊倒着的女人），呵！呵！我的媳婦兒……我的……（放了小孫把婦人扶起來，兩個兵士也幫着忙）。

甲 昏昏過去了。快去拿水來。（丙去拿水給媳婦噴了幾口）。

老 ！小孫……你叫你的媽媽！你叫——

孫（哭叫）。媽媽！媽媽！

熊婆（醒來）。你們這些強盜！你們要殺我們呵！你們騙了我們，你們……

老 媳婦兒！是我！醒醒，

孫 媽媽！媽媽！

熊婆 爸爸！（哭）！……東洋鬼子把阿熊打死了哪……你死得好苦啊！（門外兵士丁戊

把阿熊放下了帶進來）。

兵士丁戊 報告排長，弟兄們在外面都搜查過了。這個人是被綁在外面的。我們把他放下來了

。（他們一放手阿熊倒在地上。下半身倚在一只椅子上）。

熊 你們殺死我吧，你們殺死我吧，我的苦已受够囉。我是漢奸。對了，我是漢奸。但是，

我們這許多人都是受騙的呵！老：我們都是受騙的呵！

排 你說什麼？什麼？

老 (搶跑過來)，老總……老總……他……就是我的兒子。

熊 爸爸：你的兒子到現在才知道，不過已經遲了。……我在三個鐘頭以前，還以為可以拿一百塊錢來養活你老人家的，可我們大伙兒都受了騙了。我們非但拿不到半個錢，東洋人先借了我們的衣服去給他們的軍隊穿了，後來還硬我們去衝鋒……爸爸！你的兒子現在是做了漢奸了。沒好！是應該和其他的人一樣的死在槍口下……但是我……我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糊塗，會走上了這一條路……(孩子與熊妻跑過來)。

孫 爸爸！

熊 兒子……你得記清剛才你媽媽的話，你爸爸雖然榜着給他們打，你也聽到的，你大起來要報仇！要認清我們的仇人的臉！……啊！……(作劇痛狀)。……我……我是個漢奸……我不應該站在青天白日的下面……(倒下)。

老 阿熊……阿熊。

孫 爸爸：爸爸！……(哭，熊妻也哭)。

丙 (走到排長前頭)，排長，他已經沒有救了。

排 是！他是個漢奸，他應該死。但是我真不懂得，這次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靈神的民族抗爭。我們每一個軍人都知道捨身報國，我們每一個軍人都願意死在敵人的砲火下，可是，我們的老百姓，同樣是保衛民族的戰士，他們非但不能來幫助我們，反而幫助了敵人來害我們，來和我們作對。——我們真傷心！我們不知道我們的老百姓將如何才對得起我們？我們死，我們死了也不會瞑目的……

甲 排長！此地的領長，以及公務員在四天前早已都逃光了。外面捉了許多漢奸。

排 是的，我們軍人是已經盡了天職了。我們這次的抗戰，成千成萬的死在沙場上，一天數萬的死在砲火下，我們多願意。我們都興奮地死去。……

老 老總，請你救救這村裏沒有死的漁夫，他們雖則和我兒子一樣做了漢奸，但是他們都是無智的漁夫。他們……可憐的是沒有一個人來告訴他們，要他們怎麼纔來好好地做一個好百姓。

排 (突然地) 老頭兒，你說得對！我記得我們北伐的時候，成千成萬的老百姓幫着我搗毀漢，替我們作工，並且還幫着我們作戰，可是這次却不同了。我們所遇到的是漢奸，是幫助敵人的漢奸。而且這些漢奸都是無智無識的農民，漁夫，他們可以做一個很好的

老百姓，同時他們也可以做一個忠實的漢奸。

老練！

排 對了。這真是證明了在我們這次神聖的民族抗戰中，缺少了民衆的組織！沒有很好組織的同胞們。他們爲什麼不組織起他們的抗戰的責任呢！他們爲什麼不迅速地來發動民衆的組織！尤其是那些逃跑了的負責地方的先生們。（槍炮聲又大作。哨兵突上。）

哨兵 報告，敵人已開始反攻。上面有命令，即速抗戰！

排 是，弟兄們！快跟我來！去和敵人拚命，衝破敵人的反攻！

（進軍號。）——幕完——

火海中的孤軍 一幕劇

凌鶴

人：

團長謝登元	三十二歲
營長楊瑞符	三十三歲
參謀陳某	二十八歲
女黨軍某	十九歲
男黨軍某	十七歲
女工某	二十二歲
英國紳士	三十二歲
老頭子	五十八歲
老婦人	六十五歲
兵甲乙丙丁戊己	

年齡不等以甲爲最大

地：

上海南北四行倉庫

景：

一座市衙職用的沙袋堆

時：

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深夜四點明

時分，颶風火光驟起，無烟蒸漫，哨兵一人在屋頂上唱歌，那歌聲時高而悲憤：

滔天的大火在燃燒，

聽在吼，飛機在天空飛騰；

我們擁護大隊退兵，

八百人頭戰死在今朝！

我們雖有台階一樣，

我們要死守這座城寨！

洒出最後一滴血抵抗敵人，
爭取我們勝利的明朝！

——柳倩作

甲 (在堆砌沙袋) 那屋頂上的哨兵真討厭，老唱那個歌，唱得人空心里怪難受的！
乙 不，你說難受嗎？我倒覺得他把心里的忿忿全唱出來了。

丙 別多說啦，還不快把工事弄好？

丁 他媽的，前面房子給日本鬼子燒了一整天。

戊 一整天？也許兩天也燒不完哩！他媽的敵人一百多架飛機一天打下兩千多顆燒夷彈，他們要把我們開北整個都燒掉！

己 燒罷！燒燬了我們舊的，我們再來建設新的。

乙 你道什麼話？難道我們建造起許多房子是預備給敵人來燒掉的嗎？

己 我沒有這樣說，現在是打仗，現在是要把敵人打出去，難道我們還能愛惜我們的屋子就向敵人屈服嗎？

丙 你道話對，我們決不屈服，上海打仗的第一天，我們這一團五百多個弟兄先就開到這兒

來，到現在爲止，守了七十八天，沒有讓一個敵人走近我們的陣地，現在我們受了命令在這兒死守掩護右翼的撤退，我們要在這關北打最後的一仗，難道這不是很光榮的嗎？

乙 唔，我們捲了右翼撤退，可是敵人的火燒斷了我們的出路，後面是蘇州河，又沒有援兵，敵人不用打，只用火燒也會把我們這一團人燒死，何況他們還築了工事在我們前面不到三百公尺呢！想想我們還有生路嗎？

戊 是的，我們也許沒有生路，但是我們長官的命令是叫我們死守在這兒的，就是全軍覆沒，也得守在這兒！諸位弟兄，不要忘了這兒是我們存關北最後的陣地啦，我們要把最後一滴血洒在這個土地上！諸位難道我們還怕犧牲嗎？

丙 對，我們還怕犧牲嗎？姚十青全營死守寶山城，羅方珪全團死守南口，這都表現了我們不做亡國奴的中國軍隊是不怕死的，表示我們用自己的性命來換得最後的勝利的！

丁 你這話真對，別說我們不怕死，老實話，敵人的打跨我們這八百人也不容易，何況我們這四行倉庫的房子是水泥鋼骨的，火就燒不着；要說用炸彈或者是大砲轟，免不了要打到我們後面和界上去，他們敢嗎？

已 想到這許多幹嗎？只跟他媽的鬼子們幹！

（營長上，兵甲第一個看見）

甲 營長！你看那少爺得多利害呀！

營 怎麼？你怕嗎？

甲 不，我……我……我不怕，我……

營 好！我們的弟兄是不怕死的！（少停）喂，團附命令：你們都隨我做決死隊嗎？

衆 願意！

營 你們都不怕死嗎？

衆 不怕死！

營 好！弟兄們這才不愧是中國的軍人（對了）都到團附那兒去拿決死隊的符號來，大家都

挂在身上（兵丁下）

身 好！我們全團人都是決死隊！

丁 （又上來，後面跟着一個租界上的中國義勇隊隊員）這一位中國義勇隊，是橋那邊過來，說是要見團附。

營 那末你去報告團附，請他快來吧。

丁 是。(下)

營 (向義) 怎麼樣？有什麼話，可以跟我說嗎？

義 沒有什麼不可以說的，我是橋那邊的萬國商團的團員。

營 啊，我們隔一條蘇州河，大家都守了兩個多月啦。

義 是的，營長，這邊打算怎麼辦呢？不撤退嗎？

營 什麼？撤退？

丙 寧讓我們撤退？

義 那麼前面已經給日本兵佔了，火又愈來愈近，不是要……

營 唔，也許你擔心我們會給火燒死是嗎？

義 是的，我們商團的弟兄非常難，都非常執心，是不是萬一沒有辦法，就退到河那邊租

界上去呢？

甲 英國兵肯讓我們過去嗎？

營 這一點我們已經……

陶 (念上) 誰要見我？

營 報告附附，這一位是萬國商團的中國義勇隊隊員，他說要我們退到租界上，因為前面的
火太大了。

陶 什麼？

義 我們很擔心前面的火再燒過來，又沒有援軍，除非退到租界上去，所以我們和英國的隊
長說了好幾次，他先是不肯，說是你們中國兵可以退到租界上來，我們怎麼能阻止日本
兵不過橋呢？後來我們又再三懇求因為我們眼看我們幾百個弟兄就燒死了，到底他
總算答應了還是過去吧！

丁 什麼？條件也沒有呢？

營 不要吵！

義 條件是有的，那就是要我們解除武裝。

乙 什麼，解除武裝？

義 是的，要解除武裝，不然，對日本兵沒有話說。

衆 不行，誰說要解除武裝？

丙 你說這話還算是中國人嗎？

乙 不學無術！（少停，對義勇隊的人）謝謝你們的好意，同志！

義 要英國兵答應我們弟兄退過去，可不容易呢！他們外國人對你們是非常同情的。

團 是的，請你替我們謝謝英國兵的好意，可是我們是奉了命令守在這一帶，沒有命令我們是不能離開這個地方的。

義 那麼前面已經給火燭斷了，敵人少不了還要更野蠻的用炸彈砲火一齊下手，假如不這樣，簡直沒有出路呀！

團 這點我們也很知道，同志，我們軍人只知道服從命令，我們頭腦裏面沒有什麼怕火燒的，可也沒有什麼怕轟炸的，再說，你教我們退到租界上去，可是當八一三的晚上，開到這一帶來，我們就奉命令不准踏進租界一步，我們中國軍隊不像日本兵靠着租界作護身符，同志，你明白嗎？

義 是的，這是我們軍隊拉不起的地方，許多外國兵都這們稱贊我們！

團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你說英國兵要我們解除武裝，才能進去，可是武裝是我們的生命，武裝是國家，給我們殺敵衛國的，我們怎麼能隨便的給別人解除呢？只有日本兵才常常

解除武裝逃到蘇州河南面去，我們中國軍隊決不做這樣的事。

義 那不是白白地犧牲了嗎？

營 不，這犧牲是比你大極光榮的，你不用再說了，告訴你，我們願意給火燒死，我們也願解除武裝！

團 請你轉告英國當局，我們謝謝他們的好意！也告他們，中國軍人只知道盡天職，決不受任何侮辱。

營 請你回去罷，計對不起，勞你駕想來救我們，我們都給你一個不滿意的答覆，真對不起！

義 (非常感動地) 不，你們的話，簡直要使我哭出來。在你們面前，只有慚愧，我還能說些什麼呢？好！我走了。

甲 (見火更烈) 嗚呀，火越燒越大了，這最前面的房子也燒起來了，怎麼辦呢？

團 怎麼，你們到了這時候還不怕死麼？

衆 不，我們不怕，我們死也要死在這兒。

團 你們願意解除武裝，逃到河那邊租界上去嗎？

衆 不，我們不逃，武裝是我們的。

團 (對護勇隊的人) 同志，請聽聽我弟兄們的聲音罷，你想他們是受侮辱的嗎？得了，你請回去罷，不過請你給我們帶一個信給上海的同戰們，沒有命令，我們這八百個弟兄決不退後一步，請他們放心，中國軍隊是不讓中國丟臉的，不過我們要求他們接濟醫和藥，每磅一棧五百磅，光餅五萬個，有了這些，我們至少能和敵人拚七天，我們死也無怨！

衆 對，我們要跟日本鬼子拚死到底！

護 (偷偷的拭去眼淚) 好，弟兄們，中國有了這樣的軍隊，中國是決不會亡的，中國的民衆也決不會辜負你們的。(頭也不回的急下) 再見罷！弟兄們！

衆 再見！

團 (兵丁拿了一疊寫有決死隊的白布給團附) (接過來看了一下) 弟兄們！我們這一團是決心死在這兒的，這兒有布條了，大家把它扣在胸前，好嗎？

衆 好！我們都是決死隊！

團 (對兵丁) 你分給大家。(對營長) 我們過去檢查一下他們的子彈還能支持多久。(同下)

（每個兵都把決死隊三字扣在胸前，每個人都精神百倍）

團（又借營長上）還有一樁事，告訴你們要寫的趕快寫最後的一封信回去罷，弟兄們，這就算是對你們老婆子女的遺囑吧！

（士兵們聽了面面相對無言，有的哭了起來）

營 不要哭！弟兄們，我們寫遺囑給家里是表示我們有死的決心！有了這死的決心，才能更勇敢的跟鬼子們打。我們勇敢的打，才有勇敢的敗，有了勇敢的敗，才有勇敢的勝利！弟兄們，流眼淚能表示我們的勇敢嗎？

衆 對！我們不哭！

營 那末你們寫罷，寫好了，明天天亮了，我們一消寄出去。（團附下）

丙 寫什麼島信，我可不寫。

甲 我可與寫，可是我不會寫。（在袋里搜出紙來。）可是沒有筆。

丁 我這兒有。（掏出鉛筆來把他。）

丙 寫我老婆的名字罷，我的老婆叫葵花，……在此地打仗，打了兩個多月，……大場退下來了，你就說我們這一團死守蘇州河，……一定死的。……敬請不要傷心，好好的帶大

那個孩子。……

乙 你還有兒子嗎？

甲 可不是，你沒有看見過，我那個兒子真好哩，一歲不到就會走路，唉，要不是那年火災鄉下活不下去，我真不會拋妻別子來當兵哩！（拭眼淚）好，你再寫，告訴我老婆，那個孩子是有出息的，就是討飯也要帶大他。……我死了，不要來收屍，反正這地方是中國的，……不過等孩子大了，帶他來這兒看看，讓他知道他的爸爸是在這兒給日本鬼子打死的，（傷心的低下頭去。）……另外沒有可說的。

（大家都垂首沉默，深深的嘆氣）

丙 難給我一張紙，我也要寫。

乙 （給他一張紙）你不是說你不寫嗎？

丙 我不是寫家信，我要給老百姓們寫幾個字。

乙 那請等一等，我把筆給你。

丙 我只寫四個字，（血淋淋的傘起來給大家看）看，還我河山！

已 瞧，天快亮了！

丁 是的，天快亮了，敵人的火又熄了一整夜了。弟兄們我們要待到天亮，敵人常在這時候

向我們進攻的。（營長突上，他胸前掛着「救亡」的字樣）

營 是的，特別小心，不准一個敵人跑近我們的陣地。可是你們得囑咐敵人放槍，不要發揚一粒子彈，我們的子彈不多了！

衆 啊！子彈不多了！

營 我們的子彈不多，可是一粒子彈要抵擋敵人的十粒子彈。

（遠處突然有口令的聲音）

聲 口令！

聲 （這個聲音是外國人的）我沒有口令，我是送東西來慰勞你們的。

聲 站住！

聲 我要見你們長官！

（營長立刻過去）

乙 聽，老百姓給我們送吃的東西來啦。

己 （在暗處）不是老百姓，是一個外國人。

（營長偕一外國人上，外國人拿了許多罐頭食品）

外 歡迎將軍，昨天晚上，我從英國商團知道了你們困守在這兒的消息，又不肯退到租界上去，你們的崇高的精神使我們許多在上海的英國人感動得流下眼淚來，將軍，這位勇士們！在這邊地方，我們外國人看見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是你們的犧牲精神中，我們確信中國是不會給日本帝國主義征服的，這是一定的，新中國一定會快將你解放新英雄的血浪里成長起來，將軍，這位勇士！我們真慚愧不能對你們不更大的幫助，這是我們一點粗陋的禮物，送給諸位，並祝諸位的康健！（將禮物送交營長）

營 立正，敬禮！（全體士兵和外國人敬禮，外人很恭敬的答禮）我代表這裏的全體弟兄向先生認謝，我們十二萬分的感謝你們英法美德倫德偉大的同情，請先生轉告許多外國的朋友們，我們決不會辜負你們的同情的，因為我們決心用死（指胸前的決死字樣）來保衛我們的國土，積息！

外 （熱烈地和營長擁抱，又熱烈的握手）將軍，我雖然並不認識你，但是我聽得出你的心在爲了祖國而跳動，你的血在爲了建立新的中國而沸騰起來，你是很忙的，我不敢在這裏多打擾你們。請做勇士！我們再見罷！

衆 再見！（外人下）

營 留一部份隊頭在這裏（命令兵甲）其餘的都搬到里頭去。

甲 是，（拿出信來交給營長）這是我的信，……

營 你去找個信封，好回頭一道寄出去。

丙 我想要還有幾個字，（兵甲搬食品下）

營 （接過來看了）什麼這是血寫的？（兵丙拿手指把他看）哦！好弟兄，（指著他的肩膀

）你有這樣的決心，……這教我還能說什麼呢？（再看血字）我要全中國的同鄉都看到

你這血淋淋的四個字，這個遺囑是每一個沒有死的中國人的，「還我河山」這是每一個

人的責任，（火越燒越近了，連沙袋前面也都是黑烟），我們五百人就全死了，可是中

國兵是死不完的，中國的民衆更是死不完的！

團 （聲）你們這個時候跑來，真是太危險了！

老 （聲）我們不怕危險，你們全團人這樣跟鬼子拚死，我們送點東西來，還怕危險麼？

（說着，就上來了一羣人，在老人之後，有男女童子軍各一，老婦一，女工一，圍圍在

前面引着，他們捧着許多東西，老人背着鋤頭。）

「你們的怪意真叫我感激。」

「營 被禮！」（男女童軍及女士都回禮，只有老頭老婦一時慌亂，手足無措）禮畢。

「已 你們也給我們送東西來了？」

「婦 是的，送來了，送來了許多，一大汽車停在那裏，餡，鹽，燒餅，都有。」

「男 昨天晚上全上海人都知道你們要些什麼，他們很快的，就把東西收集攏來，教我們代表送來的。」

「營 真是太感謝你們了！」

「士 我們汽車在路上經過，許多老百姓又攔住汽車要我們帶許多東西來。」

「老 我是後面燒餅店里的，我們同行要我帶許多燒餅來，燒餅本來是不大好吃的東西，可是爲表示我們對各位的敬意，並且太餓了的時候也可以充飢的，所以就送來了。」

「國 哦，老人家，你還說這般的客氣話，你們會送給我們大餅，那真是再好沒有的了！」

「老 是的，這裏是俗語說的「禮輕人意重」，先生……」

「營 弟兄們，聽見了這位老人家的話麼？我們只有死才能報答老百姓們的好意呀！」

「老 我還帶了餛飩來，先生，用得着我老頭子來幫忙捻餛飩麼？」

工 我的力氣很大，我也可以在這兒做許多事的。

男 （對女童）你看，他們都是決死隊。

婦 （對閻附）先生，怎麼你身上沒有三個紅字呢？

閻 （看看身上）就在這兒，不過沒有釘起來。

婦 我帶了針來，我來替你縫上去好麼？

閻 這真再好沒有了。

（老婦像替兒子補衣裳一樣，替他縫起來）

工 老總們，誰破了衣裳麼？我也帶有針線。

女 我也來給你們補。

丙 我們的衣裳破了不用縫，不過請你們替我把這「決死隊」三字縫得牢一點，不讓掉下來。

來。

（女工女童替他們縫上）

閻 老人家，你這樣給我縫，簡直使我覺得我是站在我的母親面前啦！

婦 你說這樣的話，還簡直要雷打死我啦！

團 老人家，你知道，我已有五年沒看見媽媽了，從今之後我再也不能看見繼老人家啦，（
老婦也哭起來了）

（前面有槍聲發現）

營 聽敵人向我們射擊了，跪下，準備敵人放！

（士兵射擊）

團 開火了，你們快走！

男 走！

團 走，這里太危險！

工 我們不怕！

衆 我們不怕！

團 不，你們要走，這兒是火線，這兒是我們軍人拚命的地方，在這里你們婦人老人家是沒

有什麼可做的。

老 怎麼，我不是可以給你們挖戰壕嗎？

團 不，你太老了，老人家，你這麼年紀，還要在戰場上拚，那使我們太說不過去了，還有

你們女人也是一樣；和敵人拚死到底，是我們軍人的天職，你們看火燒得這麼近，曉得這樣近，還不快走！

工 不，我不走，我們不走，剛北是我們大家的，我們大家守住我們的剛北。

衆 我們要和這兒的弟兄們同生同死！

國 不，不，親愛的同胞們，我並不是教你們做貪生怕死的奴才，我也不是說，民衆不應該

救國，可是你們老人和女人怎麼能打仗呢，老實說反而妨礙了我們不好打仗哩！

婦 這話也對，我們還是走吧！

國 是的，不過，請你們告訴上海的壯丁們，假如他們願意的話，都可以到這兒來！

男 那末，我是壯丁，我不走！

國 你，你不是很年輕嗎？

男 不，我不年輕，我已經十八歲了！

女 我也不走，我們童子軍都不走！

工 我雖是女人，可是我的氣力並不比男人小。

老 也好，還是我們上年紀的走吧！別妨礙了他們打仗，留下他們年輕的在這兒吧！

團 說，這教我怎麼說才好呢，好，年輕的都留在這兒，你們兩位老人家先走吧。

(二) 老人將走，團附瘋狂的抱住了她。

團 你就當作我的媽媽呢！(傻傻地)可是我看不見你啦！老人家。(急回轉身來，推開下

(同時兵甲拿了一包信出)

營 等一等，老人家，(從兵甲手裏接過一包信)這裡是一包信，都是這兒的弟兄們寫的，

寄到這裏去的遺囑，請你們帶去，送到郵局里去！

老婦(接過信包回聲。)再見吧！年輕的弟兄們，

中國全靠你們搶救呀，關北地方也就靠你們奪回呀！(下)

營 (對民衆)你們都到裏面去拿槍出來打吧！

(男軍女工下)

女 (對團附)我帶了一面國旗來，我們把它掛起來吧！

團 掛起來，讓我們的國旗在太陽的光輝下升起來吧！吹升旗號！(號鑿)敬禮(女把旗升

起來，接着男軍與女工持旗禮畢！弟兄們，你看，我們的國旗是不離開關北的！關北

是我們的，吹衝鋒（號聲）弟兄們，殺過去！把進攻我們的敵人押出中國去！（大砲聲，飛機聲，殺敵的叫聲嘈雜的響着）

衆人 殺！殺！殺！盡東洋強盜！

——幕——

救 亡 戲 劇

版 權
所 有

每 冊 實 價 三 角

◎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再版

編 者 陳 文 杰

出 版 兼
發 行 者

戰 時 讀 物 編 譯 社
廣州惠福東路惠新西街二十三號
漢口江漢路聯保里十二號

黎 明 書 局
生 活 書 店
經 售 處 上 海 雜 誌 公 司

新 民 圖 書 雜 誌 公 司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100
12



\$ 0.30

Q 100 3/20